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2
5



觸目警心卷五

目錄

飛龍山

十一號

採

宣講大全

太乙指地

二十一號

增訂輯要

愛弟存孤

十八號

福緣善果

嫌妻受窮

十一號

廣化篇

雙屈緣

十九號

取

萬善歸一

觸目警心 卷五 目錄

F.0152-(5)

飛龍山

山東叙州府有一焦老妻楊氏年將半百始生一子下地不
哭四歲不言因取名悶龍夫婦一生本樸傭工度日奈老來
貧困無以聊生只得背起悶龍沿門乞丐並不存一點怨天
恨地心起一毫損人利己念貧窮如此存心論理就該發達
那地他夫妻前生造惡太多故今世受貧到底及悶龍長至
十餘歲時似蠢非蠢似靈非靈存心行事與人大不相同不
料焦老忽染疾病竟歸大夢楊氏見夫一死不勝傷慘只得
哀求親鄰化板安葬從此悶龍見母已老難以出門親自下

解日齋心 卷三
鄉討起飯來供母一日楊氏想起丈夫息氣不食悶龍忙寬
慰道母休息氣听兒唱个歌兒消愁解悶好與不好呢母暗
想我兒從來話都不會說怎能唱歌管他唱來與為娘听听
悶龍將兩根打狗棍敲起當作雲陽板唱道

謳
相勸人生在世間總要盡孝才為賢父母恩德說不盡
單說懷胎歌一篇一月二月猶小可三月中漸作難五
月胎毛都長起心中磨悶不耐煩六月七月身長大八九
月間血吃完可憐十月母好苦行動舉止不安然及到臨
盆將兒產母命早過閻王間撫育之恩更難嘆十七八歲

配姻緣未曾婚配孝有点婚配以後丟一邊妻兒當作掌
上珠父母輕如草一般者樣人子遭天譴死後阿鼻要坐
穿勸君急早敬孝念不孝焉能免罪愆世人若依此篇勸
子孝孫賢福無邊

唱畢楊氏听罷嘎嘎大笑便問道兒哪你往回齋怎麼一吓
聰明了悶龍道那日討口遇一夥計教我唱的從此悶龍逢
母有憂則解之有怒則寬之母子到也快樂誰知樹欲盡而
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楊氏忽又身染下重病一命歸陰
悶龍守住母屍號天痛哭不已

謳哭聲娘你竟死了鼻孔內莫得氣了。把双眼緊緊閉了。睡堂前不說話了。兒還說是睡着了才認真不得活了。從今後討口去了。得飯食無人吃了。回家來不見娘了。枉自娘把我攪了。兒真是想不過了。眼淚水都哭乾了。娘不來。望欠兒了。丟悶龍獨一人了。雖有歌無處唱了。要盡孝悔不及了。我只得柴門關了。對四鄰把頭磕了。化板板將母埋了。我悶龍心就安了。

鄰人憐其貧。共助錢米葬之。墓後悶龍無有執業。仍然沿門乞食。守其本分。冬不編人青菜蘿蔔。春不摘人茄子黃瓜。凡見人田缺漏水必塞之。五谷倒路必扶之。檢人物必追而還之。人罵他皆忍而受之。鄉里見他有許多好處。家家都肯打發。每日討得米多。必分與同類之老幼孤寡。毫不存留。凡路途遇荆棘瓦石。概撿拾乾淨。恐其傷人。年年如此。未嘗懈怠。誰知人善被人欺。時有惡丐名吳獠者。乃係強盜出身。專於捉蛇哄嚇鄉間幼男小女。估討估要。一日遇着悶龍。見其本分。便估住要拜寄他。與他指臂。喚悶龍不肯。被吳獠一陣苦打。悶龍無奈。只得依從。暗想者臂筭怎麼重得很。莫非吳獠偷人雞鴨藏在內面罷。背了吳獠。遂放將下來。將亂巾揭開。

見是一條大蛇悶龍害怕便悄悄放了。吳獠趕來不見了蛇，又將悶龍一陣飽打，總不放手。時有陳翁名仲義從佃戶家回，見吳獠將悶龍苦打，忙扯開問道：「爲甚事打得者般克險？」吳獠道：「我有一條大蟒，身披黃甲，頭長紅冠，尋了多年，才得這一根。安排明天端陽，靠他計粽子、皮蛋吃，却被他放了。看我怎能容得他過？」陳翁曰：「些小之事，何必着惱？想你這漢子身強力壯，怎不邦人答道：「無人請嗎？」陳翁曰：「你二人何不幫我？」吳獠大喜，暗想：「我把路徑熟了，勾引一般夥計，將他偷個罄盡，何愁不得發財？」誰知黑心一起，早有神明鑒察，二人隨

陳翁來至家下，陳翁堂中供得有一面魁神，極其靈驗。見吳獠起心不良，每到吃飯時，便將吳獠頸子抹住，食不下咽。吳獠見有乾飯，吃不得，酒肉吞不下，以爲生成是個湯者官，遂依舊討口去了。獨悶龍一人，甚是忠心視主之事，如已之事。日則替主傭工，夜則搓鞋、打鞋、施人，閒則培補古墓，修去路徑，爲一切小善事。及幫陳家十餘年，遂積工錢八十。六串。陳翁見其有錢，更勸他娶親，接後悶龍笑道：「陳伯伯，你那知我的心事。」

諺 尊聲陳伯你且听。我有番心你有番心，我有錢要娶

親爲無後根接起後根祖宗堂前不斷灯生也光榮死也光榮妻兒本是冤債人雖說無憑確乎可憑世間許多打單身討親不能養親不能若得賢良助夫君公修善因婆修善因功圓同把彼岸登夫也光生妻也光生若遇惡婦敗善行過也積深惡也積深同入阿鼻難超昇害了一生悞了一生子孫雖然是後程賢智愛人不肖惡人若是喪德壞芳型雖有子孫如無子孫不如急早做功勳能感天庭必上天庭人生作善莫畏貧人做十分我做一分積少成多只要勤修身之門入道之門凡事不欺一点心面似

惡人肉似善人皇天無親德是親天不公平誰个公平

陳翁听此一番暗暗稱奇以後凡一切善事皆任他去做毫不拘束問龍每逢趕場便係錢於身見買米不足者暗助之有換錢少數角孽者代補之種種不一難以枚舉一日陳翁遇人修廟功果不敷對陳翁嗟嘆不已陳翁便出了五兩銀子復對衆人說若再不敷我家雇工有錢明日來化他正說問問龍歸來主人便言功果之事問龍隨口答道好莫得多的出六十串罷了陳翁曰你出了許多老來怎樣結局問龍道還有二十六串穿衣吃飯够了衆人歡喜領錢而去問龍

於是見錢已少便停了施濟之事又想出以力行善的方法來離陳姓不遠有一座高山名叫閻王山乃客商往來要路上山約有五里悶龍每日吃了飯來至山下見有担子便替人挑將上去不取分文從此飢則往陳家就食飽則來山下須担行了一年一日來一宦門公子行李甚重悶龍見了挑起就走公子疑是歹人衆人言道公爺莫疑此人名爲開錢不挑担挑担不要錢公子問其脩細衆人並將他生平所作所爲從直說了一番公子見其行事心甚異之便於山上三個飯店各結錢二千以供焦悶龍之餐次日店主便來扯他

吃飯悶龍不肯店主曰昨日公子已開錢了叫你隨轍隨餐悶龍答曰他開錢我下力豈不替他作善嗎想了一會也好不如替他多挑幾担於是每日挑餓了就到店吃飯吃了又挑已有兩年毫不厭倦再說太白金星雲端徑過忽見一道紅光直冲雲頭袖中指算才知是真武殿捧劍童兒因私盜仙桃故打落凡塵投生焦姓使他磨煉心性然後度歸本位星君當時接落雲頭化一白髮老人又將手中拐杖呀呸一聲化作小小字簍担至山下悶龍一見接過手來挑起就走老人說到挑我者担要多少錢答曰年輕的尚不取錢况你

老得像我公樣。那個還要錢哩。老人道：「既不要錢，就要有二
 十四个耐煩，才担得上去。」悶龍笑道：「老太爺莫說二十四個
 就是二百四十個耐煩，都有多的。」邊講边走，剛剛走得九步，
 太白暗遣金剛力士將担壓住。悶龍越挑越重，九步一歇。老
 人問道：「耐不耐煩？」答：「耐煩。」走上九步，又問道：「耐不耐煩？」答：「耐
 煩。」及問道：「二十一个耐不耐煩？」悶龍乃答道：「耐煩。」耐煩不耐煩，總
 要與你担上去嗎？怎麼問得不斷續呢？老人大笑道：「者樣看
 來，你還是不耐煩。」既耐不得煩，怎麼成得仙？焦悶龍你看我
 是甚麼人？悶龍仔細一看，放下担來，扯住笑道：「噫！我似乎那

裡會過你老人家的。敢莫是太白星嗎？快快度我星君。日你
 二十四個耐煩，還欠三個待等你三年。難星滿了，自然昇去。
 悶龍死扯不放。星君誑曰：「山下真武祖師呼你去挑拒。」悶龍
 忙忙跑去，不見祖師回頭。連星君也不見了。當時倒在地下
 大哭不止。

諷 纔與神仙把話嘆。我的神霎時不見上了天。我的神
仙公公說今天來度難，帮你挑了大半天。越挑越重難穩站，還問
 耐煩不耐煩。因問多了心生厭，你才說出是神仙。扯住求
 度全不念，難道有緣反無緣。說我三年難未滿，難滿方可

離塵凡自悔不該下山看轉眼是場空喜歡從今還要受磨難再遇神仙難上難

悶龍正在啼哭早有一人名叫魏有真混名叫魏倒騰是個專於扯白騙人的時在坎下听得清清楚楚悄悄走回家來與妻袁氏商量道焦悶龍朝思暮想要求登仙我明天不免假莊神仙指引到家騙他做三年長工儘他與我們掙發財了然後封他个送葬王菩薩豈不成了一个威靈仙了袁氏大喜次日魏倒騰將面容染黑頭髮挽髻粧出一個裸裎道人用拐杖拄一個蒲團一跣一跛來至山下悶龍一見忙將

蒲團挑着魏倒騰假意念道小小蒲團不多大上面隱隱現蓮花悶龍問道仙長貴姓在那座名山倒騰又曰拐李道人誰不曉終南山上是吾家悶龍听了双膝跪下總求度他魏倒騰假意將指頭一指說道你有三年難星未滿皆因在前世欠魏有真的債帳宿孽未滿怎得飛身你須要到他家中勤苦三年難滿之時老仙定來度你說罷竟直上山而去悶龍暗想與星君之言相合遂信以爲真次日果來魏有真家求幫長工有真躲住命妻袁氏出來假意不收他悶龍估住都要幫袁氏道既要幫不是我請你是你找住我的既要听

我吩咐

焦悶龍你做事與人不同似菟菜炒苦瓜捺倒染紅。若
幫我就不許躲閃開腔。不要學幫陳家任你西東。一不許
槎脚馬去把人送。二不許打草鞋私積陰功。三不許培古
坟去補窟窿。四不許修控路耽悞田功。五不許帶起錢場
中亂鬧。六不許去挑担把臂壓弓。留着你那氣力儘我使
用。或担糞或挖田莫把勁鬆。難做的你一人。都要去拚到
晚來一籬糠慢慢儘春。幫三年無工價認真不哄。每年中
姓魏的只把飯供。是者樣你就幫不對就送。我家中豈少

你者樣悶龍

悶龍暗想我不過累三年磨難一滿就要登仙莫說做活路
就是春鉄也要捱過於。是件件應允果然十分勤苦不敢稍
懈。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光陰似箭轉眼就是兩年多了。再說
魏倒騰宅後一山甚似高大荒僻。一日吳獠乞食往山上徑
過。見一條蟒蛇極大無比。把吳獠嚇得仰面一交跌下山來。
兩手俱脩竹籤貫穿。痛不可當。來自魏家門首言其緣故。因
痛極難忍自縊而死。魏倒騰平白又遭一場橫禍。用錢三十
餘串方才下場。且說悶龍三年將滿。便將陳翁那些工錢概

與貧人從此行坐都念着神仙前來度他魏倒騰戲他道此處就是桃源洞還在那裡會神仙悶龍道你敢莫是神仙嗎倒騰道雖然不是神仙也畧沾点霧氣我家前三代人都是我看着仙遊的悶龍大喜就問我又怎麼得去呢答道你於今磨難滿了焚動香烟自有真官來迎悶龍听了恨不得一時升天去了急急沐浴更衣焚香禱告魏家夫婦暗地冷笑假意脩酒餞行勸得大醉然後哄他道總要爬得高駕雲才有勢務听我口動方才靈驗於是叫悶龍走上山頂爬在樹尖安頓他滾將下來定被蟒蛇吞了乃呼道焦悶龍把兩

脚鬆了是把双手放了是悶龍把手一放看看跌將下來只見飛出一條蟒蛇化作五爪金龍將焦悶龍乘住旋繞空中連聲道謝竟往北方而去各位不知這蟒蛇乃真武祖師命在此處的只因吳獠捉蛇太多故將他驚死悶龍放蛇功大故將他接去此時有真夫婦本欲倒騰他誰知弄假作真竟助合登仙去了夫妻晚來商量道這樣看來成仙也不作難常言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不上樹若是捨得丟家務放手就到天宮去你我二人一生辛苦有甚來由何不也學他到天宮去要要縱然死也甘心夫妻商議已定安排次日

便要登仙他全不想問龍是甚麼根基是何等功行他夫妻
一生無惡不作片善不修妄想成仙可笑可鄙次日果然殺
雞燙酒夫妻飽餐一頓又想無人睬他遂命長年張二照舊
如此如此夫妻依然爬在後山樹尖上張二吃菸去了夫妻
等了一會不見做聲便將張二一陣海叨張二忙聲叫道放
手二人都把手放了又睥鬆脚只見双双跌下如滾石一般
夫妻將頭跌爲粉碎張二伸舌道完了我說那有成仙的人
都還那們惡者吓成了个破腦壳神仙了鄉鄰聞之無不拍
掌大笑可憐夫妻千萬百計掙起家業無人承受竟至墮岩
而死衆乃以其它爲飛龍菴修龍神金像並塑焦悶龍騎龍
之像以後山爲飛龍山往來題吟者甚多衆人埋夫妻於山
下題其墓曰非醉非狂亦非癲癡人若夢欲成仙生平惡孽
知多少藉此報君豈偶然後夫婦化爲二黑鳥每日鳴於樹
上云云自作自受從此看來焦悶龍貧窮行善不費錢而陰
功甚大所以磨難而成仙去魏倒騰害人成家而終歸害已
並家亦不能受他若吳獠捉蛇被驚而死悶龍放蛇乘龍而
去可見世之放蛇者往往皆得其物之報焉後陳仲義子孫
世世富厚誰謂善惡報應有絲毫之或爽哉

太乙指地

事親竭力。出性真。誠感帝心。信超羣。姻緣本是前生定。千金不料配寒門。這兩句話。說天下事。奇奇怪怪。貧者忽然而富。賤者倏然而貴。而良緣夙締。竟有意不及料的。看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獲美報於忠孝之家者多。我且卽一案言之。昔泰安府有一姓張的。家道貧寒。生平以賣豆腐為業。人皆呼為張豆腐。娶妻吳氏。其父早逝。母親劉氏。守孤居孀。後來染病六年。昏昧時。屎尿窩於床上。張豆腐與妻吳氏。飢則奉食。寒則奉衣。床褥帳被。勤為洗換。並不嫌臭。凡所賺之豆腐錢。

多半拏撿藥稱肉奉養母親。他夫妻只藜藿充飢而已。卻說
那年冬月十八日，正是大雪飄飄，烏雀難飛，滿山皆白。行人
依稀，各位像這樣天寒地凍，冷風透骨。人多與妻子圍爐，連
門都怕出的。還有你看張豆腐，見他母親衣褲穢污，便親身
拏去田邊，扒開冰雪洗濯。所以聖帝云：爲人忠孝感天地。是
時見一老人，白髮蒼蒼，扶杖而來，立於背後，問道：你這位大
哥，高姓何名？這樣不畏冷。張豆腐道：我賤姓張，如何說畏冷？
想我年幼之時，我的母親移乾就溼，洗屎洗尿，受了多少冷。
凍，譬如那借賬一樣，原望後來加倍相還。我替這點勞苦，萬

分中還未報得一分，怎麼說怕冷去了？那老人故意驚道：噯
呀，你纔是個孝子。言畢，執杖而行。張豆腐遂起不忍之心，起
身對老人說：你這位尊年，今日天降大雪，我們年輕人尚難
行動，況你若大年紀，不如到我家中歇宿一夜。明日雪消，方
去。那老人道：我們乞丐之人，怕甚麼雪？又動步要走。張豆
腐一手拉住，你老人家莫忙，待我把衣褲揪乾，與我同進屋
去。老人應允。小頃與張豆腐走到屋內，吳氏背地問道：這是
何人？張豆腐道：是一乞丐。我見他年邁，冒雪行乞，心中不忍。
故留到家中。吳氏亦賢淑，便將火燒起，與他烘烤。各位是在

於今婦女丈夫畱一乞丐到家還怕會吵將起來是夜送老人灶房安寢轉至房中吳氏道我們不如合衣而卧將被蓋拏與老人蓋好否張豆腐道好好便點起燈亮將被蓋送至灶房進屋滿室熱氣心中想道這纔奇怪老人一見便說道我正在發熱快拏轉去張豆腐將燈一照果見老人額頭汗氣薰蒸遂將被蓋抱轉房中與妻說明我明早有一發生意你把那老人畱在家中到天晴纔去且說次日天明張豆腐挑起擔兒下鄉去了老人起來便告謝要去吳氏將丈夫吩咐的話說與他聽老人道我有個夥伴約我今日在白雲洞

相會我若去遲他便走了我無人扶持承你夫婦美意我明年八月初一還要來的拜上張大哥多謝吳氏聽這樣說也就不強畱老人去後不一時張豆腐買些酒肉歸家問及老人吳氏便言畱不住張豆腐躑足道你看那老人若大年紀出去跌在那裏怎麼得了必會凍死吳氏道他說明年八月初一還要來的張豆腐道今年還怕活不過怎說到明年認真是哄你們婦人家啲你急忙把肉炖吳些好拏奉母親吳氏應道是是不覺光陰似箭到次年二月十五母親去世請一堪輿擇地安葬誰知山向不空淺殯屋側不上幾月

八月初一將昏暮時那老人果然來了張豆腐一見喜歡不
了接進屋主老人見他供得有血靈牌位問道張大哥你母
親那月仙逝的答道承蒙喚問還是二月十五就去世的老
人道把你痛傷我還欠吊二人閒談一會至夜閒消夜席上
老人問道你母親葬在何處答道我們貧寒之人只有這點
屋基園土兼之山向不空淺殯屋側還未安葬老人道既然
如此我與看得有棺地你還討得來張問道是何人的老人
道你們這方有個黃常黃員外你可曉得嗎答道曉得老人
曰他這個月十五要遭火燒嗎張豆腐聽得此言便截句道

快莫亂說噫你莫有些瘋癲老人道我並非瘋癲今夜無人
我不妨說與你聽後來要對纔算他若被火燒了你也不用
別樣就把你的豆腐拏三四塊提一鑽酒天明就去勸他莫
惡氣他必要憐憫你送百樣你都莫要他那葛藤墩有穴陰
地生有兩個小石中間恰葬得一棺地你就討來葬你母親
他若肯了我與你擇得有個日期九月初一至於時候要等
帶鐵帽子的過路方纔下井張道你這話只可我合你說若
別人聽聞無有此事則罷倘若果有此事還說我放火燒他
的房子好好莫嘆莫嘆喫酒哦老人道今夜不過說與你聽

倘若你把此地葬了，後來子孫有公侯地位。張問道：你又何以曉得他家要起火呢？老人道：天道惡淫而福謙，凡事皆有先機之見。我活到若大年紀，見了多少奇事。你莫管他，總要效驗纔算。張豆腐也不介意。到次日早飯畢，老人便辭別而去。剛出門，吳氏見他拏脫拐杖，忙叫張豆腐送去。忽然沓不見人。張豆腐想道：未必遇著神仙指引不成。但看所言之事，何如是夜夢寐之中見一老人說道：因你孝心誠篤，感神指地。吾乃太乙是也。張醒不解。太乙二字，次日問明賢者方知。遂隱忍不言，急速焚香拜謝。及到八月十五，天色將晚，黃員

外家果被火燒。員外急忙乘夜搬於對門庄房居住。次早張豆腐果照太乙吩咐的話所行。黃員外見他庄上的佃戶無一人來勸他，惟張豆腐不過是平素照顧他，買豆腐他就如此仁義。即叫佃戶設饌相款。員外道：你這樣人地境少有，我庄田也多。明年拏股田你種好否？張道：多蒙厚意，怎奈我家中無人不，敢承命。員外便叫佃戶取錢二千賞賜。張道：小人淡泊，見員外遭此小災，不過拏點豆腐酒菜來寬慰寬慰，怎望賞賜。員外果垂憐於我，我母親二月去世，還是淺殯，屋側求員外施一棺地，子孫世代不忘大恩。員外道：你為母求

地是一片孝心除我祖坟山外隨你所喜何處我都應九張道我們貧窮之人不過求遮臭而已何敢望吉地但我常擔豆腐從員外葛藤彎過見那彎裡也還藏風避氣員外既開大恩就討此處員外道此處你既喜悅安葬擇期未曾呢張道我已擇期於九月初一員外道你家中缺少人力初一清晨我叫三四個雇工與你把金井開出仍到我家喫早飯把柩擡來埋葬就是張聞此言就與員外搯四個頭告辭歸家臨期員外果命四個雇工來帮他開金井擡柩雇工把柩擡到便要下井張忙啞道要候帶鐵帽子的過路纔下井雇工

笑道認真未讀過書大下那有帶鐵帽子的人正說之間旁有牧童指着大路言道那不是帶鐵帽子的眾人一看時有一人頭上頂一口鍋從大路而過張豆腐道快埋快埋四個雇工都以爲異葬畢張豆腐到員外家中謝恩而歸葬後三年伊妻吳氏身懷六甲十月已滿所生一子眉清目秀三朝更名因想神靈指示取名神保到五六歲品貌舉動與人大不相同一來他夫妻教訓有方出入皆至誠恭敬人人稱羨至十二歲時坡上撿柴一切小兒個個聽他提調神保見羣小兒中多有不遵父母教訓背地偷人糧食糞草的於是大

家議個條規每日裝太爺審案凡有不守法的問拋重責個個都推神保當太爺審案時神保坐在上面這些都來站班犯事的跪在下面你看神保如何審法

謳眾弟兄各站班聽我審案一個個近前來細聽的端道呼那幾個犯了事都來稟見有本縣與作主一一開言

楊癩子跪下稟道太爺在上昨天有李鐵嘴他媽叫他撿柴一出門就偷我楊大爺的葫豆兩背特來稟明神保道你們去跟我拏來眾小兒拏起腰帶做鍊子將李鐵嘴套來跪下

謳李鐵嘴你做事認真大膽爲甚麼偷葫豆自把心瞞楊

大爺在團方人人稱善可憐他無人手好不作難每早起上山坡何等勞倦真果是口朝泥背朝皇天或天晴或下雨扒坡上坎又無人送茶水口燥舌乾他只想襍糧多也可當飯上父母下兒媳把家來盤你爹媽原叫你去把柴撿誰知你一出門胡豆田闖偷一背又一背全不憐念也不管做庄稼辛苦百般這樣人無良心人人咒怨到後來做大賊從此起端快與我挪下去打他十板也免得異日後披枷坐監

審畢眾小兒將李鐵嘴按住打得呼叫連天將眼泪水擦了

又來站班神保又問還有何人犯事呢。湯痞子跪下稟道：大老爺在上，還有劉三麻子。他媽見他不撿柴，打了他兩下。他出門就罵他媽的娘。神保吩咐將三麻子拏來跪下。

聽一言不由我心中惱恨，把你這三麻子麻快麻精，你爹媽生養你，辛苦受盡，兩三年懷抱你，視如寶珍。你到了五六歲，得下痘症，可憐你爹與媽，日夜調停，週身上是濃泡，險些喪命。你看你滿臉上全是坑坑，只說是搵大了，曉得孝順誰知道，十一二你就變心，你爹媽，嗶叫你假裝不應。在一旁翫起嘴，估起眼睛，撿柴草，原望你每日發憤爲甚。

麼喫了飯，全不動身，看不過纔將你打了幾棍，那有個爲兒的，反罵雙親。你看到夏天來，雷聲恨恨，都是打這一切不孝畜生，不比你下一回又不改性，把他打十個嘴斷，不空情。

眾小兒將三麻子打到五個嘴上，三麻子痛忙了，便扒起來，吵道：把你這張神保，爾這不過是打個過場，你就叫他著實打呀。你這甚麼官，不信我兩個就來打一架。眾小兒道：三麻子，你這莫趣。張神保是我們議他當太爺的，並未把你打錯，你要和他打一架，我們大家就打個稀泥濫。於是個個門

打劉三麻子嚇忙了說道你聽我說明看合不合理嗎湯痞子來告我他犯的事也多你們又不打他眾小兒道你在混賬湯痞子有不是你要告他果真他有不是處纔可打他眾小兒道他在強變打啣打啣三麻子道我又不是毛鐵你一個也啐打二個也啐打你又聽我把湯痞子犯的事講來你聽神保道也好也好你們莫說就看他怎麼講法眾小兒道神保你依然坐在上面又把三麻子扭在下面跪著此時黃員外正走人戶歸家乘轎從坎下路過聽得坎上小兒打的打哭的哭吵吵囂囂恐打壞人將轎落平上坎陰倒去看

只見張神保在土面坐倒有一麻子娃兒在下面跪着稟道湯痞子那一天與他流行哥哥換娘相罵又拏石頭兒把他哥哥眼睛打酒盃大個包那一天又把段公道的柏樹兒割了二十幾根你看該不該打啣神保道湯痞了還不跪下嗎謳湯痞子你只曉把人來告你看你做的事也把氣啣弟兄們原來要分個大小你爲何與哥哥亂罵亂叨拏石頭去打他更屬可惱若是把眼打瞎怎樣開交殊不知弟與兄和氣爲寶你爹媽纔寬懷不把心操段公道柏樹兒長得甚好他都是挑糞淋纔有人高你等着莫得人就去擗

搞可憐他幾十根一火焚燒你做些短命事喪德不少他看見傷了心豈把你饒暗地裡拏人捕把你捉倒青剛棒收拾你你往那逃恐打成養老疾有那些好到中年病發作無有下稍快與我拏腰帶把他手吊綁在那柳樹椿擗他十條

將十條擗了劉三麻子方纔心服却說李鐵嘴想道楊癩子他告了我我就不曉得告他嗎跪下稟道楊癩子昨日放牛吃趙老爺的麥子又偷陳家的鴨兒三個這也該打嗎神保又吩咐把楊癩子拏來跪下

諷楊癩子你放生良心盡喪這樣人誰叫你去把人拏掣鏡子去照看你那模樣雖是人莫頭髮腦亮光光別人土種麥子原望生長你偏要放牛吃使他遭殃分明是懶扯草翫耍坡上趙老爺他看見心不心傷况別人小鴨兒買來與養你眼淺背地裡便拏偷藏雖然是些小事無關痛養只恐他疑心起誣賴李張或角孽或打架鄰里鬧嚷你猜我我恨你每把人傷那時節打官司人將禍釀你到在乾坎上袖手一旁這樣人你與我打他棒棒也免得到後來割壁挖牆

眾小兒將楊癩子打了十個棒棒打得哭哭啼啼的，却說員外站在一旁見審得有趣，不憶前日感冒傷寒大意咳嗽一聲，那些孩子嚇得四散，獨張神保端拱而立，與員外深深一揖。員外見他氣象不凡，問道：你姓甚麼？神保答道：我姓張，叫甚名？答：神保。你爹是何人？答：張豆腐。你們時纔吵鬧在欲甚麼？答：我們坡上撿柴，議得有個規矩，那個若犯了事，就要考問責罰。他又是那個考問呢？答：他們個個都推我當太爺。員外見他言語清秀，對答謙恭，就在包包內取錢幾十文賞他。神保雙手接着，又作一揖，員外轉身乘轎而去。神保想道：這

老人纔有個趣，平空掣些錢我做甚？哦，有了，未必他見我坐了堂，掣的坐堂禮呀！却說員外坐在轎內，心中暗想：張豆腐乃貧寒之家，竟出這樣後人。又說員外有一女兒，名曰金花，與神保年紀相當，歸得家中，與妻韓氏商議，意欲許親。韓氏道：夫君說的量，必是詩書門第，又是那家老爺人戶呢？員外道：賢妻又道良緣夙締，佳偶天成，在你想來，定要門戶相當，纔與聯婚，不知將相本無種。我今日回來見一孩子，眾小兒拱服，便將審案情由一一說與韓氏聽。其孩子品貌年紀均與女兒相配，問其姓氏，並不是老爺人戶，就是張豆腐之子。

名曰神保，我有意與他結親，看好否？韓氏以為戲言，說道：「你莫吃醉了，員外正色道：我並非酒醉，常言道：會選選兒郎，不會選選田庄，有多少富貴之家，出些子孫靈敏的，每多浪蕩，愚魯的，每如痴呆，于歸之後，追悔無及。又道：紅顏多薄命，古來屈死了無數的淑媛，夫人無限朱門生餓草，許多茅屋出公卿。你嫌張豆腐貧窮，我把姻親結成分兩三千穀，與他他就是個發財人。韓氏見夫決意要結此親，便駙臉道：「你的女兒，我怕你就捨與花郎，我不管，不管起身走了。是夜員外又婉言開導，次日備封書箋，命人送至張豆腐家，又請

作代張豆腐將書箋接着，向妻大驚道：「黃員外如何下我的書箋呀？」其妻說道：「員外莫非修造房屋，請你去抬木料？」張道：「抬木料都下書箋呀？」妻道：「他既請你，你明日就去。」張豆腐到了次日，與鄰舍周大爺借件新衫子，提茶食二封，走至槽門首，員外禮貌相接，升堂見趙老爺，衣冠楚楚，張豆腐不知甚麼原故，到坐席時，員外請張豆腐與趙老爺上坐，張豆腐手足無措，推辭不脫，只得坐了。酒至半酣，員外起身敬酒，開言道：「弟前期草字相邀，迎駕不恭，把各台簡慢，但弟畧設薄魯，請來無別，張大哥，聞聽你有位令郎，名神保，今特請趙老爺

作伐我兩家結爲朱陳令少君有我提攜量想也不得玷辱於他張大哥看你九否張豆腐聞得此言真是夢想不及說道員外你怕在証我千金小姐那有與我們村夫結親的道理趙老爺答道前幾日就請我作伐的並不是証言張豆腐道承員外果然不擇那就感恩不淺了員外便敬酒六盃互相勸飲宴罷員外道張大哥你我既結成親明日期甚美我將庚帖交於趙老爺明晨早備轎四乘請趙老爺到你家接你夫婦與神保到我家一屋居住張道既承厚意實不相瞞我家連米都莫得員外道親家不必憂慮件件我都放轎內

抬來張豆腐告辭而歸回到家中伊妻接着問道今日走了個大發財人戶他請你做甚麼張豆腐笑嘻嘻答道這白酒全靠你哩妻道你走人戶吃酒吃肉何以說全靠我張道不是別樣全靠你全靠你跟生個好兒子各位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你們若能盡孝也是要生好兒子的張豆腐便將情由說與他妻聽妻猶不信張道明早晨自然信了及次早員外雇轎四乘一切禮物衣服等件用抬盒裝定請趙老爺來到張家早飯後同上肩輿接至黃府正是一時顯榮今非昨多年辛苦困而亨於是排席暢飲二姓同居員外於左宅修

解曰驚心
座書房接一廩生李逢春單教伊子黃正中與神保上學時
更名張体仁二人攻讀詩書張体仁自幼沉潛性極靈敏過
目成誦工夫日進老師極愛重於他黃正中天質雖高但多
輕浮懶惰老師每常責懲正中的心以為厚此薄彼遂有不
悅一日上街去買紙筆見有耍把戲的真足取彩伊即請到
茶館言要學一二套作戲的見是黃員外之子即將摺子掣
與伊看正中見摺上有移眉法問道與你學這一套要多少
錢荅道要兩串錢纔教正中道眉又何移法呢荅黃少爺不
知這原是戲何必認真其法有幾句咒語將咒默唸幾遍恍

眼一看就如在臉上若又將退眉咒一唸仍然如故黃正中
與錢八百文言道但是耳聞是虛眼見為實你這把戲要過
手我纔過錢作戲的即將咒語教熟於他當而就成果然其
法有靈將錢交結回到館中次日正逢課期老師將文塗改
正中在壁縫窺看見老師將他文章加了些扛扛又又正中
越看越惱不一時叫去掣文正中站於几後神保立於面前
老師先將神保之文閱唸次閱正中之題口講指畫正中越
加惱怒將咒語唸動把老師眉毛移於臉上神保對面一見
不覺就是一笑正中在後把手幾搖神保將袖捫口忍不住

又笑起來老師將筆一扎向神保怒道我那句文章改錯了
嗎神保臉上紅了又紅遂婉言道門生非是笑別樣老師眉
毛如何移在臉上來了老師用手一摩那有這樣的事神保
道老師不信水缸內去照老師便走去水缸一照果然移下
便怒氣勃勃罵道你兩個與我跪下這事定是正中做的張
神保你必知情正中道門生從老師讀書未必教門生學別
樣嗎老師道書房並無別人不打你們是不認的與我搗癩
來此時員外正在廳門前閒耍聽得館中吵吵鬧鬧不知何
事便走至書房邊咳嗽一聲老師聞聽員外來了面目有愧

將頭伏於棹上正中嚇忙速將退眉咒唸了幾遍員外至門
邊一看見老師伏首朦睡學生跪於地下問道老師今日吃
醉了麼老師將腦壳一抬急忙伏下道員外我這吓見不得
人了員外問着神保所爲何來神保說與員外聽員外道那
有此事近前用手將老師腦壳搬起一看便道你莫癩了的
好好個人怎麼亂說老師不信又去一照呀道此事認真奇
怪遂叫他二人起去員外與老師間談一會走回家中所以
知子者莫若父想道我子正中平素狡猾莫非是他狎侮老
師不然老師平空誣賴不成便取文房四寶作一尊師長歌

解曰驚心
卷五
以規戒云

歌讀書人要知道長幼卑尊心莫粗氣莫浮方能有成朋友間都當要至誠恭敬况師字尙等於天地君親朝與夕勞神舌將你指引或傳道或講解大費苦心每日間教詩書總要細聽能醒悟不愚昧是你聰明逢課期作詩文務宜趲勁切不可題一下便尋陳文有許多假名色終日糊混考其實還是那漿子一盆背地裡言語間談閨道閫全不想已也有姊妹六親這樣人終必至品行壞盡你看他那一個後能揚名縱發科這都是前人德行德澤盡定不

能昌大子孫詩與文情與理先生改正在學下細揣摩熟讀記心莫因着改多了反把師恨接過來就兩爪担得碎紛全不想改篇文心血費盡不着意又難對你的父兄那曉得你纔是懵懂不醒他何苦像這樣與你勞神或去來師面前須當告稟這纔是爲弟子規矩準繩過講堂衣與帽都要整頓凡老師與說話即便起身一日師終身父鄭重何等一字師能敬重尙有古人把師長右狎侮不循職分不怕你大功名定削前程這篇話帖中堂時加猛省莫負我這番語語誠叮嚀他

解目驚心 卷五
員外將歌作畢，舉至書館唸了一便，命他二人各寫一張貼於壁上。觸目驚心，李老師讚嘆道：「真好教訓！」二人讀至十七八歲，是年縣考，員外命他兩個應試。神保四場發落，黃正中榜列第五。員外喜歡不了，將家中升斗改換小斗，攜進大斗，攜出時行方便。及到院試，正中泮水生香，與他夫妻完配，一並治酒三日。眾賓盈庭，何等榮耀。到六月初旬，員外想道：「鄉試在邇，心中暗想，倘神保也得僥倖，便好一同去赴秋闈。」一日備些酒菜，舉到館中，嘆及秋闈之事，員外看着神保，未免嘆了口氣。神保會意，說道：「岳父，今老師與兄長去下鄉試，爲

婿也，同去看看何如？」老師也就接口言道：「一人在館中，也是寂寞，不如同去學些見識，也好。」於是談笑一會，方散。却說是夜，神保得一夢兆，見一紅袍官長，手捧一牌，上面註得：「他與黃正中的名字，神保頂上寫得有個亞字，下批四語云：天愛孝報非常，莫錯過張尋張。黃正中頂上寫得有個魁字，下亦批四語云：天惡淫罰不輕，狎侮罪應除名。」將纔看畢，來一青衣童兒說道：「帝君有命，速去。」紅袍官便與神保一拱而別。神保天明起來，想把夢中之事與正中說明，又見癖氣不好，遂將張尋張想了半晌，不覺智慧頓開，陡然悟道，有

了吃了早飯，稟明老師，借故上街買紙筆。神保聞得路隔十餘里，有個監生名張人杰，便買些禮物去至家中。人杰見他品貌異常，問其姓氏，里居，知是員外之婿，問道：「你來爲甚麼美事？」神保道：「弟來無別聞，兄台久未下場，我合你乃是同宗將兄台監單借與小弟，倘弟得意，僥倖弟加倍相還，爲此特來拜望。」人杰道：「既是宗弟，有這樣大志，異日鵬程萬里，定可預期區區監單，何足介意？看何日雲輒，愚兄纔來餞送。」神保道：「又不是這等所說。」弟蒙雅愛，都叨光不少。這件事弟倘隱而未露，恐致畫虎不成，反貽笑同人。」張人杰道：「既如此，兄就

來來餞別，不一時，几筵擺設，二人對坐言歡，如兄弟席散，神保告辭。人杰將監單取出，又取銀五兩，餽送神保致謝。歸館暗將事務辦妥，過了幾日，員外雇轎三乘，擇期與師徒餞行，一同赴省。正中係是新生，遺才收在第六，神保頂張人杰，乃是監生，與副貢同收。臨期，瞞着老師，只說出街會友，便去進場。榜發第一，及至入圍之日，送老師與正中到了貢轎門，轉到店中，暗將籃子提起，與店主說道：「我出外閒耍，一二日，切忌莫與我老師說。」店主道：「你們年輕人，要耍得穩當啲，神保出得店來，也去進場。」神保得心應手，三篇文章，一氣呵

成早出場來連進三場都是如此正中與老師並不知着及至龍虎榜發張人杰高高中在第二老師與正中俱皆落榜却說跑報的四路找尋神保總不做聲便出街買雞一隻交與竈上老么辦起消夜席上老師嘆道張人杰乃我們近地一個監生並未聽說他來下場况他也莫得中才還偏中在第二正中道這樣看來還是主司無眼力神保道張人杰你會過未曾正中道其人聽到聽說但未曾會過諒想才學也是知道的神保道實不相瞞中這張人杰就是小弟於是向老師道門生承蒙指教就在席前謝恩說畢便倒身下拜老

師聞得此言大吃一驚急忙挪起坐着問道你纔說張人杰何以是你呢神保便將所得之夢借來監單與進場的事故從頭至尾一一說明老師詳解道你夢中名字上有個亞字你今中在第二豈不是個亞元之兆又向黃正中道看來你今科應占高魁你名下又批有幾句言語知你這科舉人是削去了的拳打心腹事聰明各自知你仔細思想看正中蹬足長嘆歎聲錯了錯了便起身走至寢所倒在床上哭啼不止店主人聽得神保席上所言忙買火炮報條道喜於是接連道喜的不斷省城內外聽聞個個拍案稱奇老師命神保

急寫家書一封命棧房老么前去報信限三四日就要到却說黃員外與張豆腐正在消夜忽聞門外火炮連天想必是正中兒中了再不必是李老師急忙去開了槽門報子將火炮從槽門放上中堂請老太爺老太太道喜員外喜得歡容滿而候道喜畢去把報条一看大驚道噯呀報条送錯了張人杰是個監生隔這還有十餘里路並不是我家正在說着門外火炮又響起來了員外道快去招呼叫他不必進來人還未去三到報子已上堂了又請道喜員外道我纔與他們說你們走錯了三次報子言道我乃是店中火房員外若

不信小人還帶來一封家書請老太爺觀看員外搖手道別人的家書我不敢拆你快掣在他家去拆報子道這封書是李老師叫我送在員外府中來的員外道未必其然便接着書信一看見封皮上寫得有黃員外親拆於是纔將書信拆開看完大笑道奇怪奇怪掣起便往內室一跑忙叫其妻近前道

詭叫夫人上前來你且聽話這一陣你看我好不喜兒了舉豈但你喜歡我中是你兒中了舉到也還罷書信上寫比你還更喜歡些呢兒得明並不是他兒不是他兒就是李老師兒李老師這一回也落

榜下不怕你，會猜詳都是錯差。只有他兩個去下科場，你未必神保還中了不成。

纔說這句話，到怕不假聽你言，不過是順口打哇。不是順

必還是真的，你管他真不真，權當說要，我與你言明白，自知根

芽想從前許姻親，你來打岔，你說那張豆腐怎打親家。是

結親要門當戶對，未必我那話還說錯了，你的話雖未錯，見識不大，殊不知

富貴人多有矜誇好子弟，任隨他驕傲滿假，習嫖賭，那怕

你兩眼哭瞎，張豆腐家雖貧，孝念甚大，所以他生的兒，這

樣榮華。你總是誇他的榮華，我說你不曉得還在彈味。他

今日中了舉，虎榜高發，你看這跑報的吡哩吧哪六十名。

除解元第二是他。你這話纔說得怪，他學都頂監生，張人

杰，去把場下。他在家中又未成大器，豈令你庸夫詳查李

老師都被他一瞞，下看將來，還是我眼力不差。我見他

與羣兒一路戲耍，做的事大不同，這些兒娃，因纔與妻商

量，結為姻婭，選擇他匹配我女兒金花，賢德妻，我幸喜未

聽你話，如不然，乘龍壻，定落別家。

韓氏聽他說畢，言道：到底你們男子漢是有眼力，不然一段

好姻緣，硬錯過了，此時也不長叙，你快去把那些報子招呼

員外出，得堂來問道：你們與老太爺道喜，未曾眾報子道：我

解曰驚心 卷五
們不能相認，這纔失禮。不知那位是老太爺，勸員外指着張豆腐在門閣站起，這就是老太爺。眾報道：小人時纔眼內無珠，望老太爺恕罪。便磕頭道喜。張豆腐見報子下跪，他亦跟倒，磕頭下去。眾報子忙急說道：哎呀，老太爺都下了跪了，忙忙扒起來扶住。張豆腐也跟倒扒起來，不憶兩下一撞，將額角上撞酒盃人個包員外在一旁說道：報子與你道喜，你作個揖都了，當不起你怎麼磕頭去了。快去廚房用點燒酒，把你那個包揉散吓下。張豆腐不過意往廚房去了。且說員外家中是夜火炮連天，鬧熱通宵。及至次日，員外隨帶銀兩雇

轎一乘來在都城與李老師將一切事務調辦清楚。問其始末原由，卽與張人杰捐個六品頂戴，一路人夫轎馬歸家祭祖。好不鬧熱。正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迨後員外看就吉期，贊辦酒席。斯時圍近中人，諸親六眷以及本縣官長，無不道喜稱賀。又說黃正宗見得張體仁如此僥倖，想起夢中之語，不該狎侮老師，好不痛悔。自此立心改過，大作善事。下科依然高中，再言體仁雖居孝廉，仍是用功苦讀。連年聯陞三級，後官至禮部尚書。子孫科甲蟬聯。由此觀之，張豆腐實貧居賤，能菽水承歡，因冒雪而感太乙，其真孝固

解目驚心 卷五
超乎倫類黃員外望重聲鴻爲金花求匹具青眼而相村童
其卓識自邁乎庸流張神保幼服羣兒從小可以觀大黃正
中術狎師長揭榜無怪罰科求貴子者宜法張豆腐之孝擇
佳婿者當如黃員外之明不然忤逆定生忤逆兒况乎富貴
生淫佚淫佚必貧賤天道循環斷未有或爽者

愛弟存孤

子嗣何堪忍棄捐祇緣手足義難寬果然此心無遺憾到頭
還歸大團圓這幾句話說世人各子其子天性類然傳肯舍
此留彼棄親存疎惟其人篤友于者深知手足難尋痛雁行
之折翼烟祀維謹幸猶子之獨存大義凜然撫養莫辭及至
干戈擾攘之際存亡繫焉而猶不存死弟之心兢兢以兩全
爲念舍子則異日不失爲子留侄則後來仍猶是侄吾讀唐
史見有如此一事待愚下述與在坐一聽唐時安徽省太平
府繁昌城離城三十里地名永興場有弟兄二人兄名白文

炳弟名文舉家計小康文炳娶妻蔡氏才貌雙全生一子乳名福生年方兩歲弟文舉娶妻劉氏身懷六甲尙未臨盆弟兄妯娌和氣一堂但文舉生平好酒每每與人口角生非一日無事文炳將弟喊至堂前委婉勸道賢弟讀書明理何必貪酒故孟子曰禹惡旨酒聖人云惟酒無量不及亂賢弟爲何日在醉鄉恐日後必爲酒困聽爲兄相勸以後少飲一來保身二來免禍望賢弟思之文舉聽兄相勸自後點滴不飲文炳見弟有悔悟之心愈加親愛誰知未上一月故態依然一日騎馬趕場回家天色昏黑行至中途酒性勃發坐不穩

馬鞍橋竟跌於高岩之下其馬走回家中正值劉氏臨盆所生一子名炳大喜代弟神前燒錢化紙叩謝神恩已畢見馬已回其弟未歸只得四處喊叫並無人應心中生疑乃同雇工點起灯笼隨着馬蹄腳跡找尋原路尋至高岩邊見有血跡急往岩下一看果是文舉但見頭已滾破脚已長伸用手一摸早已無氣文炳大哭一場命雇工抬回家中安葬却說文舉妻子劉氏正當生產之日忽聞夫死氣壅成疾未上百日一命身亡丟下乳子名貴生全靠伯母蔡氏撫養按下漫表且說唐主玄宗貪淫失政奸賊專權安祿山范陽作亂命

大將令狐朝領兵進伐安徽等處。百姓驚逃。文炳夫婦隨帶乾糧。攜姪逃至深山。躲藏了三日。意欲往睢陽避難。話猶未了。只聽得號炮如雷。人喊馬嘶。文炳夫婦駭得痛哭。只得往無人處逃。誰知行囊太重。蔡氏被二子牽纏。那裡走得動。夫婦無計可施。文炳忽然說道：「賢妻事在危急。爲夫到有一計。不得不言。想爲夫身負重囊。賢妻攜帶二子。行路艱難。萬一不測。同死他鄉。有何益焉。爲夫欲效古人。棄兒留姪。以好前行。蔡氏道：「夫君仗此大義。固是美事。但你我只有這點骨血。叫爲妻怎能割捨。」文炳道：「賢妻呀。想我兄弟早喪。弟

媳又忘。單留此子。若不撫養成人。弟之後代絕矣。在生不能對人死後焉能對神。你我夫妻正當壯年。若神靈有眼。祖宗有靈。逃出羅網。後必不少生育。賢妻思之。蔡氏乃賢淑之婦。聞夫之言。含泪答道：「夫仗大義。妻敢不從。於是將福生解下。抱在懷中。喂乳心如刀絞。不禁傷心痛哭。」

詎抱姪兒不由娘。珠泪滾滾。這一陣心中痛。肺腑皆疼。非是娘拋棄兒。忍心逃遁。皆因是事危急。不能前行。你的父行囊重。難把兒引。怕的是賊匪至。同把命傾。棄我兒。留姪男。娘心不忍。你的父存大義。要對神明。可憐娘生下兒一

尺五寸不畏寒不畏暑時刻受驚見我兒人聰敏喜之不盡到後來娘靠你養老終身不幸得賊兵反猖獗已甚半路上捨姣兒如箭攢心兒少時刻離爲娘難逃性命枉爲娘懷胎苦養育深恩哪兒快快的把爲娘乳食一飽到陰司做一個飽死孤魂乖乖兒死陰司休得怨恨二一世享富貴王侯公卿耳內裡又聽得號炮震震人聲喊戰鼓催殺氣騰騰把姣兒忙放在石板坐定生與死離與別娘難爲情轉面來把嬌兒再看一陣從今後要相會萬萬不能這一陣哭得娘咽喉耿耿娘與兒兩下拋各迤前程

蔡氏哭畢文炳將福生放在石上把生庚置於懷中夫妻酒淚而別却說李大人光普帶兵追賊見得前面林木茂盛恐有理伏命兵將尋山行至林中眾兵發喊李大人問是何故眾軍稟道有一黃班猛虎含一嬰兒在石上喂乳李光普大驚虎以乳喂孩子此子後必大貴命兵將抱上來大人一看見生得眉清目秀氣象不凡身旁還有生庚年月想我膝下只有一子一女不如收爲義子遂請乳母命兵卒護送回家未上半年李光普亦辭官告職回在揚州奉母不題却說白文炳夫妻欲往睢陽又聞賊兵圍了城池夫妻無奈逃至五

河縣離城四十里，有一三佛寺，夫妻就在廟中安身。怎奈身無半文，忽來數人，亦在廟中住扎。此人姓方，名正達，家計豐足，爲人奸詐，帶妻顧氏、蘭英，因避兵來此。又有一人，姓全，名和理，爲人無錢，不要無惡，不作混名，叫全莫理。家計寒微，同方正達一路避兵。文炳問了姓氏，里居始知是同縣之人，愈加親愛，住了數日。方正達雇船由水路而歸，收拾行囊已畢。見文炳全無動靜，正達問文炳道：「愚下聞原郡地方干戈已息，意欲歸家，老兄爲何不行？」文炳道：「腰無半文，怎麼同行？」正達道：「你我同縣之人，些須盤費，何必掛齒？就與小弟同行，何

礙於事？」文炳大喜，同上船舟。誰知正達見文炳妻子美貌嬌容，早起不良之心，今日同船，正遂心懷，想道：「此事又如何到手？」乃暗將心事與全莫理商議。若得事成，願謝銀五十兩。全莫理原是射利之徒，今見正達有銀，乃向耳邊說道：「須要如此如此，包你手到擒拏。」是日船至天長縣，油沙沱，靠住夜深，船夫睡熟，乃治酒請文炳與全莫理同飲。正達舉盃相勸，文炳不勝酒力，醉卧席上。二人假意扶文炳安睡，順手打入江中。進艙與顧氏言及要娶蔡氏爲妾，已將蔡氏之夫打下江心去了。顧氏聞言大怒，答道：「你做此謀夫奪妻之事，良心何

在天理何存正達聞言將妻毒打顧氏大鬧正達氣急順手一掌將顧氏亦打入江中蔡氏駭急湧身投江被全莫理上前抓住用好言安慰命人看守蔡氏求死不得自思本欲盡節奈夫仇未報不如暫留性命漫漫想方復仇可也次日天明正達催船前進行至和州含山縣全莫理對正達道蔡氏雖落我們圈套身邊還有一子日後長大報仇正如栽林養虎不如將此子拋棄路旁或死或活由他造化正達道此計甚妙全莫理遂將貴生丟在路旁不顧而去復與正達道目下若將蔡氏帶回原郡恐他有變不如在此間僻靜處買一

宅場起造房屋住居漫漫設法與蔡氏成親豈不是好方正達大喜卽請全莫理去買地頭全莫理左問右問訪至走馬溪離城五十里有一王姓避兵逃難父死子亡只剩一媳欲將田地房屋出賣全莫理作中議買價銀二百兩立契成交回報三百兩私吞一百以爲己利正達大喜遷居庄上修造房屋再看期與蔡氏成親不題又說貴生自那日被全莫理丟棄路旁遇一客商姓柳名逢春家計富厚膝下乏嗣收爲義子帶同揚州去了却說白文炳自那夜被方正達打下水中如有人扶一般順流而下卧於沙灘之上人事不醒口中

呻吟忽來漁舟一隻上有一老翁姓何名成玉年已古稀家住九江口爲人好善樂施因過江探望親戚歸家見沙岸之上。一人卧地呻吟遂將船舟靠岸命水手指至船上用姜湯灌活文炳一看見一白髮老翁問他來由想道傷心之處不禁兩眼淚流哭訴起來。

一見老伯珠泪滾細聽愚晚說原因家住繁昌一小郡白文炳是小子名不幸父母早喪命日每苦讀振家聲因爲賊兵反得很帶妻携子逃殘生三佛寺中安扎定腰無半文好傷情忽來二人在廟庭問明纔是同縣人方正達

的心毒甚夥同和理昧天倫見我妻子容貌整設計雇船邀同行昨晚辦酒來相請灌醉小子丟江濱身墮長江隨浪滾自料難以出水城多感老伯來救醒結草啣環難報清這是實言來相稟看我傷情不傷情還望老伯施惻隱一重恩報九重恩

文炳哭畢何翁言道先生不必悲啼權在愚老家中住上幾月回家不遲文炳感激不了一同登岸至何老家住下不題却說一人姓孔名璧每日打魚營生侍母頗盡孝道那日至河下打魚見一女屍浮於水面撈上岸來用手一摸胸前微

有熱氣，搯回家中，用姜湯灌活。各位不知此婦乃顧氏蘭英，被夫方正達打入水中。今得孔璧相救，就拜在孔璧之母膝下爲義女。這且漫表，再言方正達房屋造成，擇日與蔡氏成婚。全莫理治酒賀喜，蔡氏假意相勸，二人大醉，倒卧席上。蔡氏心中暗想：此刻不報夫仇，更待何時？遂手執菜刀，將方正達刺死，又將全莫理殺喪。方欲開門逃走，復轉想道：我本女流出外不便，况又殺了二人，鄰近若知，將我趕上，那時有口難分，不如一死以全其節。遂將指頭咬破，寫下血書一封，放在懷內。然後懸梁自縊。次日早飯後，鄰里見方家毫無動靜，齊來看望，見方全二人被殺，蔡氏自縊，不知何故。卽將蔡氏改下懷內，弔出血書一封，在地眾人拾起觀看，只見上面寫道：

謳
蔡氏女修血書珠淚不斷。這一陣心而內好似箭穿家，居住永興場繁昌所管配丈夫白文炳讀書兒男，方兩載生一子神天顧，眷可憐，奴勤撫養，移濕就乾。我二叔白文舉肯把酒戀飲，醉了跌高岩，命喪黃泉。那一晚我弟媳臨盆生產，幸得子接起了後代香烟。唐玄宗失德，政祿山造反，夫妻們避賊兵，躲藏深山。我夫君斯文人身挑重担，奴

指姪又携子足小鞋尖耳內裡又聽得人馬叫喊棄親子
留姪男逃走陽關五河縣三佛寺古廟扎站囊空虛無盤
費好不作難忽然間來二人廟中避難夫問起是同縣和
氣一團方正達他時常把奴偷看全和理定計謀纔起禍
端雇船舟邀奴夫一路作伴是奴家暗地裡時刻防閑在
船舟請夫飲深更夜半將奴夫灌醉了打下深淵顧蘭英
正達妻上前相勸被他夫又一掌墜落深潭奴那時只駭
得條條大戰頗一死全名節可對神天全和理竝從人看
守不倦奴又想仇未報強把命延二奸賊用巧計早夜打
算走馬溪買房屋想效良緣奴假意開笑容同杯把盞二
賊子不提防醉卧席前是奴家拏菜刀將賊頭砍二賊人
同喪命報復含冤想逃走怎奈是女流不便因修書放懷
內自把梁懸望仁人與君子把奴憐念埋奴屍免得邪猪
拉狗脚報夫仇奴盡節死而無怨生對人死對神可作鑑
觀

眾鄰將血書讀罷聞者傷心聽者淚下皆言方全二人天良
喪盡落得萬人叫罵今日死在他鄉正是惡貫滿盈只可憐
蔡氏負屈全節而死眾人將方正達的衣服與蔡氏厚厚的

穿了一身買金匣一付抬至山上安埋。又將方全二人之屍埋做一窖。各自散去。不題。却說側近有一王牛兒。父母雙亡。家計貧寒。平生無有別業。只會夜夜偷竊。連日賭場倒運。輸得乾乾淨淨。心想找事。無計可施。猛然想起。今日團內所葬之婦。身上穿得十分豐厚。是我親眼得見的不免前去開棺盜墓。王牛兒收拾收拾。候至二更來至墓邊。將土掘去。用刀撬開棺木。將屍拉起。纔脫兩件。聽得暖啣一聲。王牛兒駭得仰面一交。蔡氏坐在棺中。呻吟哭啼。口中罵道。好賊呀。好賊。王牛兒只道說他方欲跑去。又聽得說道。賊呀。你這下往那

裡跑。王牛兒不敢移動。只得立在一邊。說道。我只脫得你兩件衣服。若我翻稍贏了。多還你幾件。也可。蔡氏哭道。我還未死。是何人將我置於此處。你是誰人。快來救我。王牛兒聽得此言。方纔放心。上前以手探之。果然未死。遂將蔡氏指回家中。心想男女同居不便。因認為兄妹。就在王牛兒家下安身。不題。却說白文炳在何翁家中教訓子弟詩書。不覺兩載有餘。何翁一日對文炳道。先生棄子拋妻。情實傷慘。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愚老欲爲先生訪一賢婦。未知先生意下如何。文炳道。愚下多承看照。一則貧寒。二則無有蓄積。三則

再醮之婦若不聽教難免夫妻反目有此三件是以不敢何翁道愚老與先生着意訪求未有不善說畢而去再說九江口是年洪水泛漲田土顆粒無收米價陡漲時孔懷璧專靠打魚供母猶且艱難兼之又多了顧氏如何措辦得來顧氏見此情景自願嫁身養母何翁探得此事親來看人見顧氏美而且賢遂出銀一錠財禮錢二阡文看就吉日命人打轎去接却說顧氏見得轎子到來回想當年奴夫好人美色將奴打下江心多蒙恩母收留已有數載於今一旦再醮奴的名節何在若不再醮眼見飲食維艱豈忍一家同死只得嫁

身取銀稍報恩母大德天嗚你如此恩斷義絕而今不知何往爲妻也難與你增色了於是拜別孔母不禁傷心痛哭

謳未曾開言淚先洒珠淚滾滾似拋沙婦女名節最爲大另嫁二夫理有差爲兒今朝不改嫁恩母無吃怎設法兒夫爲人多奸詐愛貪雪月與風花奴常勸他收意馬謀人妻子該天殺不信良言都還罷反忘恩義好結髮順手將奴推水下只說屍首喂魚蝦死而復生有造化恩兄救命王菩薩結拜姊妹無虛假陪伴恩母共床榻今歲田上被水打無有收成怎搵家油鹽柴米皆漲價家無銀錢誰救

拔兒願改嫁不變卦得銀供母畧報答兒去恩母莫欠望耐耐煩煩度年華這陣哭得咽喉啞尊聲恩兒聽根芽今日出嫁難割捨姊妹分手好慘煞早晚勤苦莫貪耍供養老母飯與茶時來一刻千金價這句古言好到佳爲妹說的知心話恩兒謹記福無涯

顧氏哭罷拜別母子上轎而去來至何家文炳見是仇人方正達之妻遂不交拜何翁問明情由說道先生何必拘泥他謀爾妻爾娶他婦古云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理循環有何不可文炳依言遂與顧氏成婚顧氏亦願就文炳這也不表

再說王牛兒自從將蔡氏收留在家結爲姊妹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就是六載王牛兒改邪歸正安分守己一日進城買米忽來四個差人將他鎖起口稱和州搶案有他不由分說拉起就走蔡氏過了月餘未見牛兒歸家私下訪問纔知他被差拏去看看吃費也盡無可如何只得收拾物件出門求吃去了王牛兒去到州中太爺問了一次見他已改前業此是眾賊咬騙審出實情仍然將他釋放歸得家來不見蔡氏情知走了牛兒念在姊妹情義亦出外尋訪去了又說何翁成玉年八十一病身亡膝下二子長名永慶次名

永祥弟兄二人各聽妻言，吵鬧分家。文炳常以善言相勸，二子棄書不讀，遂與先生送行，各贈銀四錠。次日文炳夫婦收拾衣服行囊，辭別二子起程。永祥難捨師弟之情，暗又贈銀二錠。道老師在路，前途保重。恕弟子未能遠送。文炳又將永祥勸慰道：爾兄少讀詩書，性情最粗，為弟者務要敬兄。古云：難兄難弟。予雖鄙言，賢契當細思之。予歸家之後，若有好處，太恩不忘。言畢，洒淚而別。何永慶見弟厚贈先生，疑其有私，心中不忿，命雇工丁四辛三說道：你二人去至路途，須得如此。如此回家，吾有重賞。二人聞言，飛奔而去。却說文炳夫婦

行至茂林深處，突出一人，黑面凶惡，手執鋼刀，大聲喊道：狗

男女好好將包囊留下，還則罷了。如若不然，難逃殘生。文炳

夫婦駭急，忙跪地哀求，放聲大哭道：文炳認得是辛三丁四

謳未曾開言，淚滿面。雙膝跪地告哀。憐快快拿來老子不愛聽得念在

家鄉路途遠，還望豪傑把恩寬。老子寬味恩不然看打你把雄威莫

施展，請聽愚下說實言。那些空話我懶聽得只為逃賊躲災難，舉目

無親好慘然。你逃你的難有老子味事何翁成玉有恩，點留在他家有

數年。不要多說老子等得不耐煩了不幸老伯把命染，膠下長子大不賢。

你這莫良心的看承，非是說他長和短，拋棄骨肉心不端。

他棄骨肉干你味事吵鬧分家實難看手足參商理有偏他偏心與你何涉

是我告謝回家轉相送路費贈盤纏咱老子就是梗你們

拏去我傷慘叫我怎麼回故原拏與老子管你回不去好漢恩德施

一線陰功積在少爺邊

文炳哭畢辛三似有不忍之心丁四將包囊搶過手來拏起

就走文炳夫婦只得喊天叫地哭得死而復生說道賢妻呀

如今腰無半文又如何是好顧氏道夫君不必憂慮妻身旁

還有銅錢一貫能度活幾日文炳聽言收淚前行路間人言

揚州廣種斯文不如去在揚州賣字常生文炳與妻商議去

至揚州不題又說辛三丁四以墨塗面搶了文炳包囊回家

何永慶將他二人重賞任為心腹於是弟兄分居各爨永慶

不遵父訓不數年家業凋零夥同辛三丁四到處偷竊犯案

極多竟將家業消化却說李光普收義子福生帶回揚州撫

養成人讀書過目成誦光普親生一子名承德天性聰敏女

名翠枝美貌不凡詩文俱能光普與福生更名白逢虎年方

十六知識大開一日心中想道父親姓李為何我又姓白請

問其父光普纔將帶兵打賊路過叢林命將巡山見虎喂爾

之乳身旁還有姓名生庚為父帶你回家認為義子更名白

逢虎始末原由一一告知逢虎聽了淒然淚下光普勸慰一番不日試院到來承德與逢虎赴考二人同遊泮水光普大喜遂將翠枝許與逢虎為妻承德配楊進士之女為室大小登科酒筵好不熱鬧宴客已畢過了數日逢虎思念父母生我劬勞遂稟明恩父出外尋訪生身却說蔡氏自王家逃出求乞一日在揚州路上討錢忽來一少年聽蔡氏非揚州語音乃上前問道老媽媽你家居那裡配夫何人因甚至此蔡氏抬頭一看見少年與他福兒一般不覺觸目傷情淒然淚下道

開言不住珠淚滾尊聲先生聽分明原郡就在

安徽省太平所管繁昌城你又姓奴夫有名白文炳我本

蔡氏女釵裙逢虎聽他姓白與我同姓莫皆因賊兵圍了

郡一家大小逃殘避兵逃難帶子福生貴生等拖累不

能往前行你的子侄又我夫大義存忠信棄子留姪好傷

情你為何不將非我不知此情景棄了姪子絕後根聽尔

情實姪子丟了傷慘五河縣內遭不幸人不尋禍禍尋人你在耶裏又得

遇方全人兩姓正達和理是他名二人或好誰知二人心

不正假意與夫認鄉鄰他又使船行水道河風順油沙靠

蜀目驚心 卷二五 愛弟存孤 十五

船夜深更夜深又二人暗中把計定將夫灌醉打江心道難

莫人曉得正達之妻生憐憫勸阻丈夫莫凶橫他聽也惱了他

的殺人性又將顧氏喪江濱一賊如此喪心是我全節遠

逃透流落揚州有數春全節逃生還望先生施憫隱結草

啣環報大恩

蔡氏訢畢逢虎聽了句句對他恩父之言姓名亦合遂納頭

便拜口稱母親恕兒不孝之罪孩兒就是福生蔡氏問道兒

哪自從與娘分手誰人收留又在何處安身逢虎將李光普

大人收留之事一一稟明母子相會喜從天降於是請轎迎

歸家中同享安樂不題却說柳逢春自將貴生檢回家中收

為義子未上十年蓬春夫婦相繼而亡安葬已畢在家苦讀

詩書目下長至一十七歲更名柳載陽娶妻張氏亦極賢孝

一日載陽想起父母俱亡無人侍奉意欲出外買父母行孝

與妻商議張氏應允載陽收拾行李來至揚州城內遇一賣

字畫的先生面如相識後隨一婦上前問其來歷文炳將始

末告之載陽聽了心中暗想父親常言我是白姓之後莫非

就是此老因說道老伯愚下父母俱亡心常抱歉意欲接你

二老到我家中如父母供奉未知可否文炳道得蒙收留已

出望外，何敢厚望。載陽見得應允，心中大喜。於是接回家中，拜爲父母。凡事聽其教訓。文炳常與載陽圈點詩文。這且漫表，却說白逢虎入學之後，李光普夫婦相繼而亡。逢虎守孝三載，服滿赴鄉試，得中孝廉，接連會進殿，翰職授太平知府。請母蔡氏上任，同享榮華去了。又言柳載陽得文炳指點文字，由采芹而飲鹿鳴，會試得中兩榜進士，職授繁昌知縣。走馬上任，文炳原係繁昌人氏，今日榮歸故里，滿心歡喜。到任一月，載陽訊一盜案，差將人証帶齊。太爺陞堂問道：你叫何名？答小人何承慶。官爲其要當窩戶講，承慶不招，官命動刑。

承慶只得招出辛三丁四夥同偷竊，是實。官命收卡退堂。文炳道：從年打搶爲父，就是辛三丁四，我兒不可輕恕。但這何承慶乃何翁成玉長子，從年爲父受何翁大恩，兒當設法釋放。再說蔡氏壽期逢虎演戲與母慶祝，合屬文武官員齊來與府太太祝壽酒宴已畢，眾官散去。次日老太太傳各官內眷陪宴，柳載陽請母顧氏入府。蔡氏一見，似乎面善，却想不起，忽然記上心來，是了是了。這明明是仇人方正達之妻，爲何又是柳知縣之母？此事令人莫測。顧氏見了太太，也似認得是丈夫原配。緣何爲了府尊太太，想起丈夫方正達謀人

妻子反使自已妻子落於別人之手，今日二人共夫相對，豈不愧死？看來天眼恢恢，疎而不漏。顧氏正在默揣，蔡氏見其情真，遂邀顧氏入內，問明情由。顧氏知其難隱，只得實言以告。二人相對而泣。少時宴罷散去。蔡氏與逢虎言明前後始末。逢虎大喜。次日請文炳到府，宴設三堂。蔡氏一見丈夫上前，抱頭痛哭。文炳問妻如何脫難。蔡氏取出血書，文炳纔知別後情由。逢虎上前叩頭，口稱爹爹，恕兒久違。膝下文炳扶起，纔將娶顧氏於何翁家中，對母子說明。又將柳載陽喚入後堂，蔡氏認得是姪兒貴生。腦後現有豆大紅痣，視之果然。

於是夫妻父子伯姪相會一家團圓。貴生雙姓改爲白柳載陽，去接孔碧母子至任所，以報救顧氏之恩。又接何永祥來縣，以報昔日恩義。後王生兒找尋到此，亦收入衙中用事。載陽回衙，差報辛三丁四死於卡中，官命棄之於野。又將何永慶杖責釋放，歸得家去，身染牢疾，一命身亡。此乃作惡之報也。曰逢虎與母蔡氏請旨旌表，立節義牌坊。白柳載陽與白逢虎爲官三載，告職歸家，侍奉父母。後世子孫簪纓不絕。由是觀之，白文舉好酒亡身，其死宜也。白劉氏痛夫身亡，不亦傷乎？方正達謀夫奪妻，全和理受賄助惡，俱作刀頭之鬼。何

永慶逞氣分家，學盜賊而喪命。辛三丁四，助人爲非，坐監卡而亡身。李光普盡忠爲國，名垂竹帛，何成玉存仁好義，姓著簡篇。白文炳棄子留姪，孝友著於千秋。白蔡氏全節保身，芳名流於百世。孔碧以孝事親，救人以義。王牛兒以恩全節，尋姊以仁。何永祥聽言則悔，痛改前愆。柳逢春抱義存孤，宗留後世。白逢虎認母盡孝，柳載陽敬父服勞。顧氏勸夫爲正，因禍而得福。奉勸各位以好者爲法，以歹者爲戒。總之，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可也。

嫌妻受窮

一世良緣幾世修，莫因貌醜便生愁。每觀恃富嫌妻輩，難免貧窮落下流。從來姻緣之事實由天定，原非偶然。其中有美惡不一，貧富不等，都是前世修成。今生配定，或好或歹，總要聽天安命，不可稍起異心。每見世間婦女嫌夫另嫁者，終嫁不得個好人戶。世間男子嫌妻另娶者，亦娶不得個好淑女。卽或娶得一個西施王嬙，他一味艷妝好淫奢，華懶做，不但非家庭之福，而且有傾敗之禍。及至家破身貧，方悔從前念頭之差，亦已晚矣。眾位不信，且引一案以證之。道光時，福寧

州有一人姓徐名廷貴，娶妻李氏。夫婦多年好善，遵行竈君戒規，膝下一女，乳名妹兒。數歲之時，亦頗姿容美麗，秀色可餐。執知年紀稍長，竟至形容大變。這徐妹兒貌雖不颯，德猶可家。凡一切三從四德，無不熟記於胸。幼時曾許與同縣劉庭玉之子劉金桂爲妻。自從定親之後，花容竟覺難堪。徐廷貴夫婦亦不知是何緣故，惟有交相嘆息而已。且說者劉金桂乃是膏梁子弟，富家兒郎。一出世來，穿的是美衣，喫的是好食，凡事依着他，所以養成一個犟性，莫可救藥。兼之讀書懶去，聽其自便。先生稍或責罵，父母反去護短，口說我那兒後來一不望教書，二不望做官，不過在書房人多好耍的意見，又兼之他的爹媽刻薄，原是本等算盤，不漏絲毫動誇穀子幾百挑，衣角都把人掃。最恨貧家子弟，廣結鄉間富毫，題起善事，把頭搖說不受他圈套。因此一文不捨，片善未修。及至金桂稍長，愈加奢華難堪。凡所謂嫖賭嚼搖假酒色財氣，煙凶橫與執拗無事不周全。父母漸漸管束不住，只得擇期與他完配。是年九月初二，迎親過門。夫婦交拜，金桂將蓋頭帕子揭開一看，見得徐妹兒嘴翫牙齒齟，眼窩鼻子高，金蓮雖然小，是個螞蝗腰。當時把帕子往地下一丟，跑出房來埋

怨爹媽道世間多少美貌女子偏要與兒娶這鬼怪婦人休說兒叨歪寧死不同偕他母勸道兒哪當日開親之時年方三歲怎知好歹於今親事已成該是前生註定常言說得好福在醜人邊薄命是紅顏只要人賢淑不在容貌間爲娘叫他收拾出房你夫婦二人一同拜竈罷金桂嚷道我白面書生當配紅粉佳人這樣醜婦前去拜竈竈君都是不喜歡的要兒同拜萬萬不能徐妹兒聽得丈夫不與他同拜遂獨自去拜了竈君又登堂參拜諸親百客事事合禮一時滿門親眷都說徐妹兒貌雖不佳賢德堪仰人人都勸他夫妻和好誰知金桂心中不樂任你千言萬語終不同心轉意竟至日不同居夜不同寢反要想方設法無故磋磨意欲使他站立不住也好另娶一枝鮮花那知徐妹兒幼遵六戒素守八箴雖受丈夫嫌賤全無一點怨恨在公婆面前極盡孝順厨竈之地亦頗知禁忌滿了一年還是如故他婆婆見兒媳久不和睦終非好事因私勸媳婦道妹兒哪丈夫既不愛你媳婦終身何靠不如依爲婆相勸各自另嫁豪門罷了徐妹兒聽得此話不覺吊下淚來

尊婆婆且不必勸媳改姓須念奴女兒家名節爲尊配雙

鞍是良馬，尙且不肯貞烈女，又焉能兩配夫君，願漣漣此句話，切莫再論媳情願，奉公漣，守節終身。

漣漣聽了，也不再勸，劉廷玉一旁說道：賢媳婦，呖爲翁，只望你夫妻和美，後來香煙有靠，誰知金桂這個奴才，不肯琴瑟調和，若不另自想方，豈不斷我劉門後代嗎？媳婦若肯改嫁，爲翁自然打發你的銀兩，徐妹兒聽得公公勸嫁，只得又含悲答道：

尊公公，又何必這般來論爲媳婦，不貪利，只顧聲名情願，在公漣家，盡其孝順，煮茶飯，洗衣衫，事奉雙親，勸公漣與你元娶妾配定也，免得斷絕了後代兒孫。

劉金桂在門外聽得徐妹兒勸父與他娶妾，走來怒罵道：有你賤人在家，誰個肯來做小，我總要等你死了，方好另討嬌嬌，徐妹兒聽得此話，又哭泣說道：

夫君，聖人云：生與死原是有命，又何必等奴死纔討美人，妻要想順夫意，尋個自盡，奈何君不勾薄，怎入幽冥。

金桂暗想道：你不死，我磨都要把你磨死，於是飯不許喫，飽衣不許穿，厚熱天藏了帳子，冷時爭住鋪蓋，可憐徐妹兒，白日厨下煮飯，晚來在內安眠，恰似在受活罪一般。劉金桂見

磨了三年都不改嫁從此非罵即打一估二惡要使他容身無地徐妹兒見夫狠毒太甚也不敢埋怨一聲只得手捧信香祝告竈君願菩薩默佑奴夫早改心性祝告一場就在竈前安宿方纔睡去只見竈王府君明明說道劉金桂前生略有孝念他父廷玉亦知愛惜五穀故而今生同享富足誰知他昧了前因不肯修善作福專於刻財喪心兼之有子不教養成大奸上帝大怒已將福祿削盡不久一敗如灰爾徐氏因前世誦經貪酒故今罰為女身幸爾早守戒規克盡孝念故吾神請於上帝改換花容也免久在他家受累吾查昆黎

山李舵子他妻陳矮漢子名小舵子雖係貧民大有善功爾可前去與小舵子配合仍然還爾花容乘此機會求公婆打發銀錢並求騾子乘去以作路引後日自有好處徐妹兒夢中驚醒記得明明白白等待天亮忙來對公婆說道常言誠有感莫說夢無憑題起深宵事難瞞堂上人

未開言媳這裏先拏禮敬二公婆且寬坐聽兒稟明媳婦話說我是皆因奴容貌醜你兒嫌憾三年久不與媳共枕聽着的同衾你夫婦不和我奴勸他另娶妾夫又不肯一心心嫌二老也在惡氣奴去好討美人這是我兒的本意媳不去怕後來難保婦到底願不願去

性命到不如另想方各自逃生。怎麼一吓又昨夜晚夢竈

君把我提醒指引我一條路叫媳去行。指的那他說奴與

你兒夫妻無分察奴的姻緣事還在別村。又在那昆梨山

李舵子公公名姓有陳氏矮漣漣賢惠之人。你丈夫又小

舵子是奴夫前世修定叫奴來對公漣細說其情。既然如

梨山不知路徑媳婦怎麼去法望公漣賜驟子權作路引打發我銀二百

錢一千文。只要媳婦肯嫁這些我都願打發

他公漣先怕不去於今聽得要打發不覺滿心歡喜急忙配起驟子備辦銀錢以待媳婦起程徐妹兒見得行囊齊備忙

來拜謝公漣說道媳婦來家三年多蒙教養之恩於今拜別

一去不能夠再來事奉了還望公漣恕兒不孝之罪說畢倒

身下拜公漣扯起寬慰道媳婦不必痛哭這事非怪你不仁

皆因我兒無義但願你此去賢夫配定百年好早生貴子跳

龍門徐妹兒謝了公漣轉身要拜丈夫金桂忙走出門外去

了徐妹兒倚門叫道劉郎呀你我結髮夫妻在此一別了但

願你才子佳人成雙成對話未說明咽喉已哽金桂一旁罵

道你這賤人走又不走那有許多屁放高山累石各人與我

滾徐妹兒只得眼含珠淚跨上驟臂往昆梨山而去再說這

獨目驚心 卷五 六 兼妻受窮

李舵子一家雖係窮人喜作善事每到無事之時便去修整道路泥濫者填之崩缺者砌之又製兩挑字篋四鄉收檢字紙雖是兩件小善行了二十餘年未嘗倦怠在舵子的意思以爲今世積點功善來生也好變個伸抖漢子何嘗望及眼前的美報一日小舵子上街賣草鞋去了他爹媽在家撿石頭砌牆缺方纔完工忽見一個婦人身騎驢子來在他家急忙回來問道你這女娘敢莫迷失路途嗎徐妹兒道我是來訪人戶的問訪的誰家有姓便知無名不曉徐男名李舵子女叫陳矮婆問卽是我家訪他何事徐他二老乃我公婆小

舵子是吾丈夫問吾兒是你丈夫又憑誰爲媒證徐竈君爲媒問竈君乃是靈神豈肯說合姻親此中必有緣故何不從頭說明徐妹兒乃將金桂嫌他竈君指引之事詳細說了一遍當時又拜見了公婆陳矮婆見得平空來了一個媳婦不覺喜出望外急忙去煮飯與媳婦喫將火燒起向罈子一摸打個嗝道媳婦初來就莫得米實在有些見笑徐妹兒聽得此言忙將所帶錢一千付與矮婆上街買辦酒肉米燭一切以便夫妻交拜矮婆上街尋着兒子笑道兒哪快快歸家你的喜事到了答我們貧家小戶何喜之有矮婆道我兒有

所不知今日來了個女娃子頭上搭根花帕子騎着一疋黑騾子前來問我李舵子說兒是他丈夫子快快回去耍排子那小舵子聞之喜極提起香燭火炮往外便跑失脚仰面一交把臂正挺在那石上只痛得兩淚交流他母趕來扯起不覺腰臂長伸眾人見了都稱怪事母子歸家他父一見亦暗稱奇即日與徐妹兒拜完花燭是夜睡至三更忽夢一人將臉上抓了一爪妹兒驚醒尚覺微痛次早脫去黑皮一層早非從前鷹眼翫嘴容貌了矮婆連聲稱怪不禁大笑不止世間事兒真奇怪好好歹歹早安排昨日我那舵子崽忽

然跌過長子來腰伸臂直人誰解不似犁椀土內栽徐氏容貌少光彩眼鷹還兼嘴肥歪今朝醜陋相不在唇紅面白好人材惟我矮子終歸矮要想長高難矣哉老漢長把彎弓賽日後要找犁緯理還是人貧心不壞皇天故而把眼開忙去焚香把神拜默佑窮人早發財

陳矮婆見得兒媳一雙並美實在喜之不勝徐妹兒事奉公婆亦極賢孝無比將所帶銀二百兩遞與公婆收檢矮婆問道這是甚麼東西徐妹兒道是劉家打發的銀子矮婆大笑道那都是銀子我家還有多少前日我們補砌牆缺那些磚

石都像是一樣的在位，難道他夫婦連銀子都認不倒嗎？殊不知他生來就窮，從未見過。縱別人有銀子，也不肯挈與窮人看見，所以他認不得。徐妹兒聽了，急忙往觀，果然盡是金銀。即日搬運至家，修造房屋，置買田園。從此家計豐足，富蓋一鄉。不兩年，又雙生二子，一取名金兒，一取名銀兒，皆聰慧過人，品貌出眾。這且慢表，再說劉金桂父子，自從徐妹兒出門，自恃富豪，總要討個美貌女子。一日往佃戶張家搗租，金桂見佃戶之女張秀英，生得十分美麗，總要爹媽去講。及母查其根由，已先許與吳黑子去了。金桂欲奪其女，乃將所

種田地、房廊概行書契一紙，付與張姓，聊作聘金。佃戶貪他這股田地，遂二家聯成姻親。他父母恐事久生變，急速迎娶。金桂自從得了張秀英，不覺人言紛紛，竟傳到吳黑子耳中。當即投鳴媒正甲保，往福寧州具控。差役奉票，將金桂父子鎖押到案。審了頭次，即將金桂收卡，說要照例究辦。其父劉廷玉見事不好，忙回家請中賣田，助銀二千兩，繳官贖罪。官得銀復訊，大罵劉金桂爲富不仁，謀佔人妻，又罰銀二千兩。交吳黑子另娶二家，方具結完案。金桂雖然用了許多，也還不少衣食。誰知禍不單行，連年疊遭火盜，共染瘟疫，父母與

張秀英俱害寒症而死。因此田業一空，單留金桂一人衣食兩難，竟自落於乞討之中。遊去遊來，不覺討到昆黎山前，抬頭見一座高大瓦房，金桂走至門前，便高聲唱將起來。

自從盤古開大地，歷代帝王掌社稷。勝敗興衰循環理，富貴貧賤有轉移。富者切莫違家計，有錢多把功德積。人有急難汝當濟，鰥寡孤獨要憐恤。你能救人天救你，人善人欺天不欺。錢穀切莫放大利，廣爲兒孫培根基。休貪他人田和地，三十河東四十西。長城空勞築萬里，阿房一火化灰泥。英雄終歸把眼閉，幾人百歲享期頤。想我當初甚得意，不少飯喫不少衣。只因錯把念頭起，立心嫌出醜陋妻。爲娶美貌同床被，惹得禍患永不息。火盜未了瘟疫繼，又死媽來又死爹。田地掃賣空，息氣親戚不顧把誰依。於今落得來討米，口喊漣漣望周急。財主變做窮人體，看我慘悽不慘悽。

且說李舵子一家，是日都往佃戶家喫租飯去了。單留徐妹兒帶着金兒銀兒在家，正在做粍粍，挈來唾這兩個孩子。忽聽得乞丐在唱，仔細一看，認得是前夫劉金桂。心想當日是何等家業，於今竟落到這般田地了。念在結髮之情，理當周

解目舊心 卷五
濟於他，但是嫌疑當別不可明明說破，我不免將銀包在糶
內打發於他，也盡我一點薄念。主意已定，命金兒銀兒叫乞
丐少坐一會，待糶糶熟了，自有開消。徐妹兒忙去箱內取碎
銀十件，約有十兩之譜，做成十個糶糶，急火蒸熟。命二子送
與乞丐金桂，以竹籃接着，茫然不知出門見牧牛童兒問道：
此家何人，怎麼這般賢惠？那牧童道：他名李駝子，先年原係
貧窮，後來了個甚麼徐妹兒，就撿着金銀，所以陡然就發起
財來了。金桂聞言，好不悔恨，因長聲嘆道：福在醜人邊，此言
信不誣也。看看天色將晚，忙找岩洞棲身，忽遇陳矮漢，自個

戶歸，呼轎夫買幾個糶糶去接孫兒。此時路途之中，並無別
樣賣的。劉金桂聞之，說道：我有十個糶糶，只要銅錢四十，是
百家門下討來的，喫了百病消除。矮漢見話說得好，遂買起
回家。徐妹兒接着，暗驚道：這是我打發劉郎的，然何又買將
轉來了？正所謂命中只有八合米，行盡天涯不滿升。急忙撥
開，將銀取了，心中想道：劉郎呀，你真是好薄的命，哪連十兩
銀都消不起，還說你萬貫家財嗎？從此送二子奮志攻書，竟
得功名顯達。金桂因見徐妹兒如此富豪，自悔當年做事過
分，不覺息氣成疾，死於岩洞之中。金兒銀兒過路得見其心

不忍乃以稿薦埋之從此看來世有嫌命妻娶美婦者宜以劉金桂爲戒有孝公漣敬寵君丈夫者以徐妹兒爲法可也

雙屈錄

惡者禍之本福乃善所基人能行正道自然有美期從來善惡兩途禍福攸分以是知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上天之報應勿庸爽也不謂有人焉心地光明言行不苟一朝禍生不測幾至性命不保是豈天使之然哉吾正以爲天使之然者何也蓋以姻緣有在遇合不偶而天之折挫之者亦若暗爲之成就焉因禍得福有非人意料所能及也眾台寬坐待愚下講個案証與你們聽○昔山東濟南府臨都縣城內觀音院有一潘生在此教學糊口子弟甚多內有一生徒姓朱名

成富年方一十八歲極會讀書凡五經三傳過目成誦詩詞
歌賦無不美好滿腹奇才尚未遊泮怎奈爹媽去世家貧親
疎只有胞兄朱成武年近三旬未娶妻室每年不辭勞苦幫
人傭工得錢以助膏火只望兄弟功名成就改換門庭纔有
出頭之日這且漫表再說書館隔壁有一富翁姓胡名玉家
財萬貫娶妻黃氏夫婦年已半百單生一子取名學古年方
十四也在潘生館內攻書無奈性情愚魯幼定陳連珠爲妻
這連珠父亡母嫁小抱過門於今年近二九美貌聰明每日
勤做針黹事奉婆婆極盡孝道一夕聽得隔壁書聲嘹亮竊
自嘆道不知是誰家相公這樣發憤後來必定大貴想起自
已命苦只有兄弟陳天柱隨母下堂已在京地如今年已十
四不知事業如何姐南弟北山河阻隔千里迢迢音信不通
意欲前去看望奈奴女流之輩欲要帶封書信又無親信順
便之人只有朝日望念而已時值三月十四清明佳節胡玉
帶起妻子黃氏與兒子學古一同上墳去了只留連珠在家
看守房屋今此女見得公婆掛掃墳墓想起自己亡父葬在
他鄉無人祭掛觸動心事不禁傷心痛哭

歌時不通來運不利離別父母當小媳這陣心中如刀遞

低下頭來淚濕衣小女今日無別意哭的劬勞老爹爹在生帶兒恩無比死後兒女在那裏年頭歲節誰記憶何人墳前把酒滴今日清明好天氣家家墳前擺祭儀父墳葬在他鄉地諒必墓前冷淒淒兄弟京城隔千里兒在此間受慘悽母親出姓不得已娘在東來兒在西分離好比一台戲要想相逢無會期越思越想無有計不由爲兒好哭泣今日怨兒無祭禮只好磕頭多作揖爹爹陰靈眼睜起或好或歹看得的自古陰陽本一理改過遷善天憐恤爹爹哀告關聖帝莫絕陳門後代裔還望爹爹暗應庇默佑

兄弟早發跡

連珠哭畢流淚不已時有書館火手李文稀原本北京人氏因貿易被劫流落到此得胡翁一力舉薦幫書房尋茶煮飯已兩載有餘盤費辦齊因思念家鄉要回京地收拾行李前來胡翁家中辭行因胡翁夫妻父子上墳去了只有連珠在家得此消息觸動心思不如修一書信託李客人帶進京城交與繼父劉文遂怎奈無人代筆想了一會說道哦有了奴不免請潘先生與我修封書信於是來至牆頭叫聲潘先生在館否連叫數聲無人答應只因是日清明潘先生與眾弟

子俱回家上墳去了。只有朱成富未回。正在案上作文。忽聽有人在喊。先生出外一看。見牆頭站一女子。面貌如花。眼含珠淚。嬌羞不語。成富問道。小大姐。喊我先生何事。連珠道。相公不知。只因奴父陳忠玉。爲山東副將。沒於王事。母親下堂。北京劉文遂知府爲妻。奴在此間時常望。慮意欲修書探問。怎奈無人帶去。適聞李客人要回京地。到也順便。不知何日起程。特請先生代筆修書。奴自有潤筆之資。成富道。小大姐。既要帶信。這事到還湊巧。李客人果要回京。此事我願代筆。若等先生回來。客人已去。豈不錯過機會。連珠道。既然如此。有勞相公行此方便。遂將始末細細說明。成富依言。立刻修起。連珠見信書成。卽交與李客人。又贈錢二千。以作信資。各自抽身而去。及至天晚。連珠手提雞酒。走至牆頭。喊成富前來。說道。今日承相公費心。奴這有淡酒一瓶。子雞一隻。相謝。望相公笑納。成富見其真誠。遂伸手接着。不料那雞叫了數聲。黃氏上墳歸來。正到厨下喫茶。忽聽雞叫。隔窻一看。見連珠站在牆頭。將雞酒送人。忙走上前。見是朱成富。接手。當時心頭火起。將連珠拉進厨房。一頓飽打。各自歇息去了。却說成富接得雞酒。拿到書房。宰殺烹調。把酒盪熱。端在棹上。想

解目驚心 卷五
起清明佳景月朗星稀推開紗窗一人自斟自飲好不快活
不覺漏盡更殘竟自薰薰大醉席上所剩雞酒還未收拾遂
和衣而臥直至日高三丈尙未起床誰知胡學古是日來館
見棹上擺列雞酒心中大喜不管冷熱一陣喫在腹內霎時
之間肚痛起來忙出書房喊道爹媽呀快來兒肚痛得狠二
老隔壁聽得急忙過來見兒子在地下亂滾慌忙問道兒哪
你那們一吓就不好了學古道兒在成富棹上食了雞酒忽
然肚痛起來那們煞攔話未說完七孔來血嗚呼哀哉此時
先生也進館來了一見此事駭得面如土色只說完了完了

二老見子一死抱着屍首放聲大哭

歌

姣兒一死魂不在低下頭來淚悲哀活活把人來氣壞
雙手將兒抱在懷傷心姣兒死得快難捨痛心小乖乖可
憐二老年紀邁白髮蒼蒼血氣衰家無三男並四崽單生
姣兒沒裙釵誰知今日被人害叫娘如何想得開胡門香
烟今絕代後來誰個捧靈牌可恨成富心腸歹斷人後嗣
該不該還在佯裝不揪採未必這樣就下台要請先生把
筆代作詞告這小奴材老老為妻取衣將兒蓋屍停門
外候官來

二老哭畢就要潘先生一同報案先生問明情由始知爲朱成富起根料想胡豕不能甘休只得投鳴近隣來廟看明眾人俱說此間難以結好即將成富押定地隣客保一同具呈稟官此時臨都知縣姓賴名文才是個捐納出身初任爲官那曉民情只要有錢無理都贏糊塗亂審肯用重刑接得此案呈詞也不詳揣隨吩咐人役打轎驗屍炮响三聲吆喝來至觀音院高坐屍廠忤作驗個大概就將屍親帶上問道你的兒子死了恐是急症身亡然何告人謀害把你情由從實訴來只見黃氏跪下哭啼訴道

歌 大老爺在上容民訴細聽民婦來表暴昨日清明去祭

祖小媳在家看房屋你媳婦誰家之媳名連珠陳氏女小

拖過門未結燭你媳尙屬閨秀昨晚正交一更鼓滿天明

月照空虛民婦喫茶灶房去耳聽雞叫心疑狐這雞又在

轉過厨後用目覩連珠墻頭手挈物他又挈的提瓶美酒

捉雞母眼中還在吊淚珠遞過墻頭人接住輕言細語聽

不出那邊接物者那曉纔是朱成富男女交言理不敷那

時又便又是何人呢民婦當時氣破肚挈着連珠就動粗我子名叫胡

何如呢何如呢學古晨早進館去讀書未上一時呼民婦急進書館看明

目。你子又在。我兒一時面如土。呻喚連天。挹住腹。民婦急

忙問其故。肚痛只因喫雞肉。他這雞肉又從那裏得的呢。說是成富害

了汝。疼痛得緊。急結局。話未說完。眼睛估七孔流血。喪鳴

呼。遣望太爺來作主。與兒雪冤。纔甘服。

黃氏訢畢。只是磕頭。淚如雨下。太爺卽命差役鎖拿成富。連

珠與屍親地隣人証。一同回衙聽審。卽刻坐堂。叫將朱成富

帶上來。官問道。朱成富。你在學下攻書。那胡學古與你何仇。

爲甚將他謀死。好好從直招來。免受重刑。成富跪在法堂。戰

戰兢兢。哭啼訢道。

跪在法堂把話稟青天。太爺聽分明。前日清明好佳景。

家家戶戶掛墳塋。先生窓友皆回郡。書館只有生一人。是

日午中三刻。正耳聽有人叫先生。童生出外去看。問牆上

站立女釵裙。說他要書。一家信相託。伙手帶進京。淚流滿

面。苦哀懇。童生纔把方便行。夜送雞酒把筆潤。並無半點

邪。與淫當時殺雞把酒炖。對月而飲實賞心。誰知飲酒已

過分。倒臥牙床睡沉沉。雞酒一概都有剩。放在桌上未收

存。飯後學古把館進。一見雞酒笑盈盈。不嫌殘穢不嫌冷

伸手拈來口內吞。不多一時人昏悶。口口聲聲叫肚疼。雙

解目卷八
手把腹來捧定。喊叫爹媽。不斷聲。胡老夫婦。書館透一見。學古大興驚。霎時七孔鮮血噴。三魂渺渺命歸陰。不知得的甚麼症。童生難解。其中情。青天父母明如鏡。還望筆下施宏恩。

成富訴畢。淚流滿面。官見無招。吩咐動刑。只見兩旁人役。將成富拖翻在地。重責八十兩腿。打爛鮮血長流。還是不招。官叫帶過一旁。罰跪鉄鍊。又叫將陳連珠帶上。問道。你這女子。青春年少。然何送人雞酒。謀害親夫。好好招來。尚可姑寬。如其不招。定受非刑。連珠聽得。橫身大戰。只得哭啼訴道。

歌未曾開言。淚滾滾。青天太爺聽。奴明小文。娘家雖貧。困八歲小。抱過溇門。十磨九難。苦受盡。朝夕公望。娘屋人望。斷肝腸。無音問。心想寄信到京城。因為修書。把人請。隔牆去求朱先生。承他代筆。無以敬。特送雞酒。酬他恩。不知奴夫怎廢命。小女那曉。半毫分。還望太爺施。惻隱。釋放小女。轉回程。

連珠訴畢。兩淚交流。官怒罵道。你這了頭。不該傳書送情。惹出人命。他乃白面書生。你是青春少女。兩相交言。成何體統。其中豈無別情。不動刑法。如何肯招。與爺掌嘴四十。打得連

珠鮮血長流官又問道還是招也不招連珠哭道大老爺冤枉官大怒遂將連珠成富一夾一棍可憐二人昏死幾次及至熬刑不過只得免強招認同謀害夫提筆畫供一同收監申文上省成富進監三日思念哥哥在帮張姓耑人寄信一封却說成武一日接得兄弟書信看明情由急得傷心痛哭

歌
成武看書淚滿面手捶胸膛痛心肝哭聲兄弟好傷慘小小離娘懷抱間爲兄引你未生厭七歲送弟讀書篇自幼發憤不怠玩苦坐寒窓五更天讀遍五經與三傳詩詞歌賦件件全只望賢弟鰲頭占一舉成名做高官高車駟

馬人稱羨爲兄也得吧光沾誰知在館遇坎坷惹出人命坐禁監只得書信氣破膽恨不生翅進城垣轉面我對主人嘆付我工銀十兩三念我兄弟身遭難要去城中看的端收拾盤費不忌慢天黑也要登陽關忙忙迨迨如放箭那辭萬水與千山還望天爺相憐念打救賢弟出孽淵成武哭得氣死幾次主人張朝映富豪仗義見成武這般傷慘上前勸道朱大哥何必過傷雖然令弟遭冤理應前去看望但天已昏黑路途又遠身帶銀兩孤單一人也不放心不如明早前去又待何妨成武道我欠弟心切縱然天黑我有

表弟鄭文英隔此二十餘里今晚他家借宿明日早些進城以好會人辦事主人見他去心已定即比銀一錠與他重十兩零三錢成武收拾色囊告辭而去此話漫表却說鄭文英年滿二十娶妻王氏美而且賢自過鄭門一月有餘見夫朝日憂悶悲啼不知何故這日來在堂前歡容笑臉向夫問道

歌

一見夫君愁不展不由為妻心不安自妻過門一月滿何時見夫心喜歡日夜焦愁為那件時刻悲傷為那端莫非家貧錢不便莫非勞苦受熬煎莫非嫌妻不好看都是冤孽把身纏縱然家中少長短漫漫調辦要耐煩縱然勞

苦心莫怨苦極自然要生甜縱然為妻不體面前生結定今世緣多立善功冤解散自有神天來救援到的為的那一件何不說出大家諳

王氏說畢問道夫君那樣愁煩有何心事今日閒暇何不說與為妻一聽文英道賢妻那知為夫心事要問始末聽我道來

歌

多承賢妻來問我細聽為夫說始末因為家貧起的禍題起令人痛心窩我父欠了官糧課被人告發躲不脫挨打受氣兼受餓白髮蒼蒼腰背疮枷號頭門老了火兩眼

解目驚心 卷五
淚從肚裡落。叫我家計想妥。賣身救父出沉疴。你母得病命結果。三魂渺渺見閻羅。媒人逼我把禮過。批費銀錢十吊多。接妻過門原無錯。還是爲夫福分薄。雖然同衾同睡臥。父遭官刑子何樂。待等我父脫枷鎖。鼓琴鼓瑟再調和。賢妻不必心想左。只緣家寒手寥索。我父不得回家所。還怕性命不得活。因此憂愁把淚墮。你看爲夫怎煞攔。文英說畢淚如雨下。王氏勸道。夫君要取公公回家。人子分所當然。依爲妻想來。到也不難。爲妻有衣服首飾。夫君拏去當換銀兩。如若不敷。我娘家頗有。夫君若不嫌棄。前去一定

借得來。何必焦愁。怎的文英道。多承賢妻美意。只要將父取回。妻的賢名流傳萬古。王氏遂進房中。將衣服包起。取下釧子釵環。交與丈夫。文英接着去。至城中當舖。將貨物抵算。合銀一錠。重十兩零三錢。急急拏回家中。低頭不語。王氏問道。夫君莫非銀兩不敷。何不向我爹爹借貸。文英道。如此甚好。賢妻好生看守房屋。待我就去說畢。起身王氏問道。此刻日將西墜。夫君既去。今夕可回來否。銀子你放在何處。文英道。銀子在枕頭上。庾書匣內。好生看守。我去不過三更。就要轉來的。夫妻言談。不知緊要時。有一賊正在屋後。立起聽得明。

明白白等到一更天氣手執短刀來偷鄭家銀子把牆挖開
闖進屋去到枕邊摸起匣子又去拏鋪蓋不料驚醒王氏翻
身下床見賊往外逃忙去拉着大聲呼叫死不丟手拉到堂
前賊見不得脫身猶恐人來急抽出佩刀刺入王氏小腹倒
在地下刀也未抽賊卽逃去恰恰朱成武來至門前連呼數
聲表弟無人答應見門大開又無燈光只得走進堂前一交
跌在尸上渾身染着血跡爬將起來走出門外正遇文英歸
家問是何人成武答道表弟是我文英道表兄然何夜深至
此請到屋坐成武道適纔進屋你家何人睡在堂前文英急

忙點燈一看只見妻子被人殺倒在地刀還未抽又見成武
週身是血忙喊團隣一時眾人齊集見王氏殺死在地朱成
武橫身血染遂將成武捆綁身上搜出銀子一錠文英尋他
床頭書匣銀兩俱失告與眾人不由分說捱到天明同眾地
隣將成武送官文英呈詞說是盜銀姦殺官見大怒卽刻坐
堂將成武帶上罵道膽大奴材盜銀強姦固已喪盡天良猶
敢逞兇殺人還想活命不成好好從實招來還則罷了若有
半句支吾定受非刑成武駭得戰戰慄慄跪在法堂哭訴道
歌 這陣令人魂飄蕩珠淚滾滾洒胸膛戰戰慄慄開言講

青天太爺聽端詳。小人兄弟遭冤枉。修書回家情慘傷。小人心切把弟望。黑夜離家遶羊腸。中途伸手不見掌。黑暗不明心內慌。就慮身中有銀兩。記起表弟在路旁。無奈去到庄上。只見門開無燈光。嗥叫數聲無影响。門外黃犬吠。嗥嗥也是小人心性莽。不該舉步進中堂。黑夜之中不明亮。滾跌小人倒栽秧。手摩纔知上了當。一人睡地硬梆梆。駭得小人如泥樣。聞着腥氣戰慄慄。小人逃命往外撞。正遇表弟轉還鄉。敲石取火看情狀。見民鮮血染衣裳。嗥叫四鄰把我綁。冤屈小人沒天良。民幫張姓非虛誑。有底

有實有家。廊收討工錢合銀兩。團鄰說我是真賊。不知何

人把德喪。姦盜殺人當尋常。小人誤入天羅網。還望太爺

作主張。如將小人來釋放。大老爺呀子孫世代伴君王。

成武哭訴畢。珠淚雙流。官見成武本樸。似非行兇之人。不如權且收監。待驗明定奪。卽叫地隣甲保。各自回家。速辦尸厥。次日前去勘驗。作報。是小腹一刀廢命。官回衙中。將成武苦打成招。定成底罪。丟監待秋。後處決。監中弟兄相會。救出情由。抱頭大哭。不在話下。却說陳天柱。隨母下堂。到北京。順天府。劉文遂任上官。無子嗣。將天柱撫爲己子。年方十六。品

貌不凡智勇雙全棄文習武中了武魁解元意欲回鄉祭祖
卽稟告父母說孩兒如今僥倖思念父葬家鄉無人掛掃兒
要前去培補墳塋二來看望姐姐卽日就要起程不知雙親
肯容兒去否正說之間只見門官報道外面帶書人求見府
台傳進二堂問明來歷賞銀三兩而去然後折念書信情實
慘然夫人聞之流淚傷心解元一旁氣急卽刻就要起程府
台道兒去看望親眷不可造次爲父與你路資百兩跟隨一
人鞍馬一騎一路之上閒事休管莫仗爲父之勢莫違爾之
血氣恐惹是非兒要改換性情戒酒忍氣願兒早去早歸天

柱道爹爹放心兒不久卽回遂拜別爹媽而去却說朱成武
弟兄與陳連珠三人在監受盡無限苦楚一日要解往上司
招審提至大堂點名已畢裝入囚籠三人一路啼哭喊天叫
地好不慘悽埋怨老天無眼一日正在行路前面一少年騎
馬而來聽得三人哭聲勒馬細看男犯却不認得女犯有些
面善見紅衣上面寫着臨都女犯一名陳連珠心中大驚上
前攔住問道你這女犯爹媽何名可有兄弟姊妹否女犯答
道奴只兄妹二人父死母嫁兄弟陳天柱隨母下堂在北京
劉知府任上相隔多年杳無音信少年聞言淚如雨下喊叫

一聲姐姐小弟就是陳天柱不知姐姐身犯何罪望其說明連珠流淚滿面將成富弟兄與自己受罪情由備細說明陳天柱聞之大怒身旁解下雙鎗將三架囚車打爛撕了紅衣解差前來阻攔被天柱一陣打散解差無奈只得回縣稟官官卽申文上省不題却說天柱救了三人號下一隻大船不分星夜趕回京地到了府中跪稟爹媽說道兒回山東看望姐姐不期中途相會身陷囚車與朱氏弟兄問其情由俱是無辜受冤是兒性起將囚車打爛傷了解差救了三人回京現在府外望爹爹恕兒之罪府台聽得大怒罵道膽大奴材

臨行何等言語於今惹此大禍倘若六部知道奏上一本奴才還想活命不成快同爲父去求天官伯父劉文進與父乃是手足打個主意有無生路撞見造化府台乘轎解元跟隨來至天官府門投進名帖天官傳見父子走進二堂與天官敘禮已畢知府稟道兄台大人小弟有椿大事因臨都知縣不察民情將百姓苦打成招你姪男同鄉祭祖路遇冤民心懷不平打散解差救到京地特求兄台開恩打救父子性命正言之間臨都文書已到天官看了詳文思想一會說道賢弟既是良民遭冤賢弟可去私查臨都兄將文書壓定限你

三月查明回報知府領命回衙將三人寄監素衣小帽裝成
箕命先生解元扮作跟隨行程一月攏了臨都么店歇憩忽
然狂風大雨看看天晚不能前進只得就在么店歇宿睡至
三更風停雨止月色昏昏忽有盜賊周非友能够飛簷走壁
是夜割壁進房將府台衣物行李盡行盜去連日府台行路
辛苦一覺睡至天明起來一看不見包囊始知被竊也不追
問店主箕還飯錢卽往前行到了臨都城內父子走上大堂
府台坐在公案解元擊動堂鼓門上報入內衙官卽出堂見
公案高坐一人忙拱手問道尊官何人府台答道貴縣不知

吾乃順天知府奉了天官之命巡查臨都等處聞爾爲官清
正爲何多半冤民百姓既是良民爲甚連本府行李都要盜
去限你三日緝獲強盜贓物還有胡玉具控朱成富鄭文英
誣告朱成武兩案原告人証俱要喚齊聽審少了一人本府
決不寬貸吩示已畢退入公館等候却說臨都知縣駭得汗
流夾背想這兩案到也不難只有盜賊無名無姓又向何處
去緝想了一會卽刻坐堂傳集兩班捕快吩示道臨都盜賊
不怕王法偷竊府台衣物限爾等三日捉拏到案人人有賞
卽陞領班若三日不到爾等休想活命又差總頭二名去喚

胡鄭二家並地鄰人証不得違悞切切分派已畢官卽退堂眾差紛紛議論都說此盜案難獲內有一差說道這有何難張家腰店有一強盜周非友手段高強犯案多回定然是他我們前去拏來拷問自有下落眾差齊道有理大家火速出城行走未遠也是非友該當正指起衣物去當恰恰窄路相逢差卽捉住打開包袱一看有細衣六七件布衫二件遂將非友鎖起非友駭得大戰說道眾位師傅我姓周的近來時運不濟家如水洗昨日見得腰店有點生意是我前夜拏了幾件衣服這回不上算相送各位師傅放我回去好否眾差

道這回不敢要你衣物還要到你家起賊嘍說罷押起非友回家滿屋搜尋見有小匣放在床邊差役拏起匣子人賊俱獲回縣稟覆太爺官卽坐堂細驗衣服盡是金鈕扣庶民那有此物必是府台賊據卽請府台上堂陞了公座人役帶賊跪下府台往下一看衣物盡是已物但多一小匣打開一看內有庚書一封卽問道膽大賊徒此庚書是盜誰人的非友道庚書是小人的府台見年貌不符便怒道胡說觀爾年進四十有餘此庚是甲子年三月十五午時算來不過二十何得冒認好好從實招來免動刑法此時胡玉鄭文英俱已帶

到鄭文英一見小匣認得是自己之物却不敢認及問到庚書忙跪下稟道那匣是小人的庚書亦是小人的府台道爾家可曾被盜否文英道小人家遭不幸妻子王氏被殺就是那晚失去匣子庚書銀子一錠因此具控朱成武在案府台聽得大怒叫抬夾棍來將賊奴與兪夾起非友聽得慌忙說道大人施恩小人有招府台道既然有招免刑好好招來非友道小人前月路過鄭家墻垣聽得文英夫婦說有銀子家中無人那晚小人行竊偏遇王氏挽住不放小人無奈將他刺殺纔得脫身逃走所供是實府台聽明即將非友收監又

將胡家案卷傷單口共細看說是吃了雞肉七孔流血而死心中想道若是藥毒必要喉腫腹脹七孔流血肚腹不脹定是蟲毒吩咐打轎本府親到觀音院看明自有決斷府台進廟稟告諸神神聖大顯威靈早明冤枉祭神已畢行至書房一看周圍盡是板壁下面安砌石條並無後路然何有行姦謀害之事此中定有奇冤當叫地隣廟主殺雞一隻煮熟依然放在書房棹上小心窺看有何動靜地隣遵命辦妥不上一時只見雞肉盃內一條蜈蚣長有尺餘眾人上前去打那蜈蚣便飛入石壁縫內去了眾人忙稟府台說有蜈蚣放毒

是小人等親眼見的霎時間人石縫去了。府台聽說忙到書房一看，命人喚隻黃犬把雞肉與他食了，黃犬倒地而死。府台又命將石牆挖開，打死蜈蚣，辦白成富冤枉，回到縣堂點齊人犯與同知縣一並起程，不日擺京備一束帖請天官過府見禮已畢，嘆叙臨都始末。天官大喜，宴畢回府，連夜修下本章，次早奏聞天子，倒旨倒旨，臨都賴丈才枉為七品縣令，受朝廷爵祿，不察民情，屈陷好人，不知冤了多少百姓，豈堪任用，重責四十，削職為民盜賊周非友圖財害命，大傷天理。法宜問斬。鄭文英妻子王氏有孝有節，封為仙姑，恩賜白銀

千兩，原郡建修牌坊。朱成武誤遭含冤，賞賜天官府門官，以終其身。朱成富讀書遇難，心願未遂，恩賜進士，即放知縣，如為官清正，另有加封。陳天柱智勇雙全，子頂父職。劉文遂替民辨冤，頗有才幹，加陞刑部侍郎。但胡玉老來喪子，豈忍絕嗣。陳連珠閨閣喪夫，豈可無偶。胡玉當撫朱成富過房，配合陳連珠，以承宗祧。送老歸山，成富連珠就尚書府中拜完花燭，欽旨欽遵聖旨。一下人人歡喜，個個暢快。劉文遂上本謝恩，大慶團圓。從這案看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間有以為善而罹災禍者，皆大之磨礪人材，作合姻緣也。人何憚而不為

